

涅槃周刊

第叁拾期

我们是深圳的

99%



2012美国名校 夏季课程

Summer School热招中



Summer School学分课程是申请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康奈尔等美国前20院校的预备营。适合具有雅思或托福成绩的高中在读学生申读。

启德教育拥有多所Summer School院校合作资源，现正火热招生中，助你快捷步入美国名校之路！

详情请咨询:(0755)3333 0222 转启德美国

北美联合高中校长团 深圳招生会

2月26日(周日)14:00-18:00 福田区马可孛罗好日子酒店二楼

咨询热线:(0755)3333 0222

- ★10多所美国中学校长团亲临，现场解说美国学校录取要点
- ★及时获得第一手院校资料，揭开美国高中的真实面貌！
- ★通报2012年春季美国院校申请捷报
- ★国际生的特权——提前面试，坚定走好美国申请的第一步！

部分参展名单：

San Fernando Valley Academy
 美国圣费尔南多中学
 Calvert Catholic High school
 美国卡尔弗特高中
 St. Wendelin Catholic School Trinity
 Catholic High School
 美国圣三一高中
 Sierra Canyon School
 美国塞拉峡谷中学
 Immaculate Academy
 美国伊曼库雷塔女子中学



涅槃周刊

第三十期

聚焦专题

- 那 99% 的人民啊 3 Daybreak、玩具
“公开公正公平民主是每个中国人追求的” 7 Denise、张子鹏、Daybreak、LC
——访深圳 99%

冷饭专题

- “拉丁舞黑丝门”调查 10 穆恩卡克、AY
捂着嘴巴呐喊 15 王圣棋

文化

- 予你世间温柔 16 余伟
——你离死亡最近，《入殓师》
心的灯塔 18 谢靖颖
赴约古典，赴约艺术 20 喻岸
——“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收藏雕塑展
今日，晴空带云 21 余伟

专栏

- 美国 LGBT 代表团接待记（四） 26 莫无忧

观点

- 哥们，是什么让你“受够了”？ 28 林三天昊
韩寒代笔探讨：强质疑、弱质疑和忽悠 30 破破的桥
这是我经历一个时代的证词 33 李嘉轩 Wayne
自由主义的两难 35 徐宪
文明的时间轴 38 陈博

编辑部名单

- 主编 高久媚
执行主编 吕纯一
副主编 王苇杭
创意总监 李舒扬
对外 胡潇梦 刘广合 李彭彭 杨婉娴
郑昊阳 雷 聃 杨 煜 肖少涛
吴世坚 张炜东 吴 霜 邵淇正
庞伟武 王嘉琪 柏乐天
采编 廖冠睿 金雪琦 汤子琪 方静芸
赵梦诗 张海晴 杨安怡 李林达
陈玥涵 黄舒琪 林杨威 宋禹铭
陈少祺 于心如 王安琪
文化 骆嘉琪 卓怡琳 谢靖颖 余 伟
史乐天
观点 郑旭勤 牛上元 李静仪 周苾宁
李熹天
编务 何莞依 刘灵珠 吴翎飞 徐思敏
林柏翰 胡柳林 黄舒琪 郑丹妮
方静芸 廖冠睿 杨安怡
封面设计 马 可 李舒扬
排版设计 李舒扬 陈思明 郭一苇 李林达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赞助合作 & 捐赠

《涅槃周刊》是一家完全由学生自筹自办的纸质媒体，自负盈亏，不以盈利为目的，售卖杂志之收入用于支付印刷费用。我们在十余所学校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为保证内容的独立性，我们是一家在资金上完全独立的学生媒体，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请联系吕纯一 13410702932。

招新

编辑部现招收各板块记者和编辑。创意组（负责灵感板块以及摄影，排版工作）和技术组（负责网络维护）也欢迎新人加入。同时，我们也招收各学校的联系人，负责我们校外的征订和发放。

以上招新皆不限年龄，学校以及所在地区。

若有意加入我们，或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电邮至公邮：public@nirvanaweekly.org

我们期待着您的加入！

购买和订阅

深圳中学: 3元 / 本 30元 / 年(12本)

订阅一学年可获赠不定期特别刊和年刊。

其他学校: 3元 / 本 30元 / 年(12本)

费用缴至联系人处。各校联系人联络方式:

红岭中学 夏同学 15818542616

高级中学 冯同学 18620303823

南头中学 姜同学 13622333573

翠园中学 马同学 13554795678

实验中学 郑同学 15889699026

张同学 18923867899

宝安中学 郭同学 13715374186

吴同学 27590382

育才一中 方同学 13631641346

吴同学 13510928730

余同学 13148881890

清华实验学校 揭同学 13530188801

深圳外国语学校 蔡同学 15013520166

南山外国语学校 余同学 15915313380

北师大附中(深圳) 李同学 13662203108

校外个人订阅: 请联系 13692240846。如希望订阅电子版《涅槃周刊》，请参阅《涅槃周刊》网站 nirvanaweekly.org。

关于我们

What?

《涅槃周刊》是一本每三周发行一本的综合性刊物。分为七个栏目: 聚焦、人物、冷饭、校园、观点、文化。

Why?

创办这个杂志的目的可以用我们的办刊理念来阐明: 越万里之溟濛兮, 见凤之流光。

聚焦: 尝试将一件看似复杂纷乱的时间化解为一条条清晰的线, 整理成一段采访、一篇评论或是一个事实真相, 挖掘出那些藏在黑暗背后的故事。

人物: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就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人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而我们却对他们少了一份尊重。人物版突出的是“人”的平等与某些方面的特长与差异。

冷饭: 在现代这个信息传播迅速的时代, 人们对事件的注意往往是很短暂的。但是, 有的事情值得我们长久地去跟踪、思考。“冷饭”版块顾名思义, 是一个“炒冷饭”的地方, 将那些重大却不再被人关注的事件重新挖掘, 并从中发现新价值。

校园: 关注社会, 从关注身边的事情开始。《涅槃周刊》是立足于深圳中学校内的一本杂志, 当然少不了对校内事件的关注。学校是一个小社会, 每一个变化都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探讨。我们希望能从身边最近的事情开始, 唤醒人们的“公民意识”。

观点: 观点版是《涅槃周刊》的一个独立版块, 收集来自各方的稿件。现今社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需要有人来表达, 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 带动我们关注社会, 观点版因此而存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自由的交流平台, 以时评为主, 各类思想观点在这里碰撞并擦出火花, 是表达《涅槃周刊》公民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版块。

文化: 文化版本着“新文化, 新文艺”的想法成立, 最初见于《涅槃周刊》第三期, 在历经长时间的发展提升之后, 现已经成长为集文化活动采访、专栏约稿、书评影评为一体的重要版面。在深圳这片自由的“文化沙漠”中, 我们竭力寻找萌生发芽的深圳精神, 竭力成为沟通种种活动和新奇想法的窗口, 竭力展现各型各色人物的想法心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 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 是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

灵感: 刊登优秀的视觉艺术作品, 为视觉艺术爱好者提供展示和欣赏的平台。

Where?

《涅槃周刊》编辑部的官方工作室在深圳中学的媒体中心, 但是《涅槃周刊》不仅在深圳中学发行和销售, 而且已经在深圳和广州的十多所高中和高校有着稳定的读者群。

When?

《涅槃周刊》创立于2009年11月23日, 创刊号于当年12月9日发布。

Who?

《涅槃周刊》有四十余名的工作人员和数十人规模的约稿作者群, 它的成员不局限于深中, 甚至不限于中国大陆。

How?

《涅槃周刊》是由学生创办的独立刊物, “独立”意为——独立的文章创作和编辑选取, 独立的完整工作流程, 独立的资金运作, 以及独立的新闻及约稿来源。

那 99% 的人民啊

文 / Daybreak、玩具

何谓 99%？

“We are the 99 percent. We are getting kicked out of our homes. We ar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groceries and rent. We are denied quality medical care. We are suffering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e are working long hours for little pay and no rights, if we're working at all. We are getting nothing while the other 1 percent is getting everything. We are the 99 percent.”

“我们是那 99%。我们被从我们的房子中驱逐了出来。我们被迫在食物和房租之间做选择。我们缺乏好的医疗待遇。我们忍受着环境污染。我们长时间工作，报酬低廉，无法行使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有工作的话。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与此同时那 1% 的人得到了一切。我们是那 99%。”

我们是 99%。占领华尔街运动相关报道中不断出现的一句话，亦是美国一场活动的名字。以上那段引文出自活动官网，是活动发起者对 99% 的定义和介绍。“我们是 99%，我们是除 1% 外的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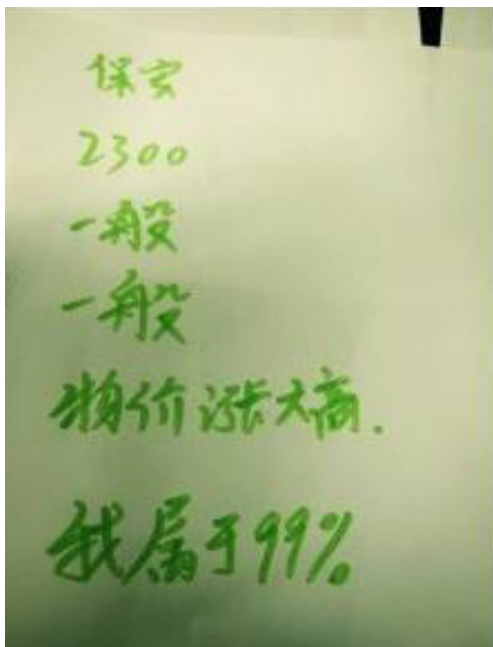
一个人。”活动发起者这么说，“同时我们将不再保持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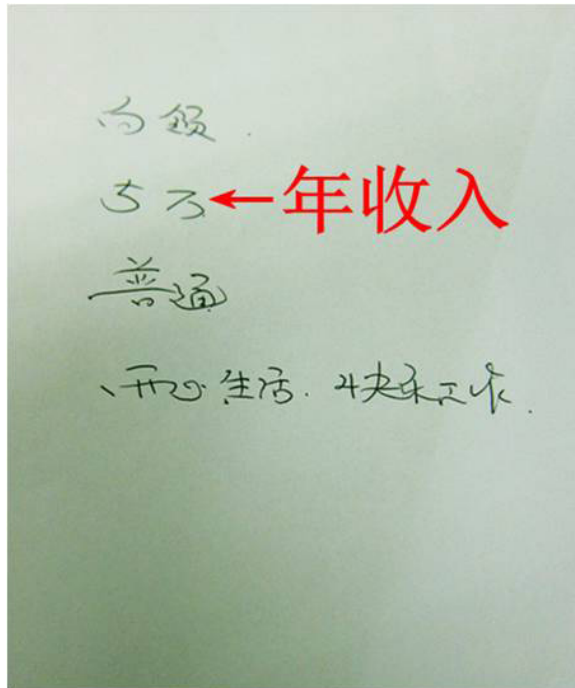
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活动，建立了一个名曰“我们是 99%”的网站。它鼓励人们“拍一张照，照片上是你拿着一个牌子，牌子上的文字描述了你的状况……在这下边，写上‘我属于 99%’和‘占领华尔街’。”

活动进行着，反响热烈。无数人在网站上上传照片，写下他们为生存而挣扎的种种。工作若干年仍未还清大学学生贷款的，受疾病折磨但付不起医药费的，毕业即失业的……种种故事被照片呈现出来，贴在这个网站上。总结下来，大致能得出定义：所谓的 99%，是大衰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生活下去即是胜利——生活是破产和生存微妙的平衡，然而一旦平衡失调，唯有破产。有那些相对幸运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相对幸运，然而依然会对未来感到无限忧虑，抑或是月光族。或许这就是所谓二八法则的体现——99%，即是仅占据了百分之二十财富的百分之八十。

网站上的那些照片，来自于美国，然而 99% 必定是世界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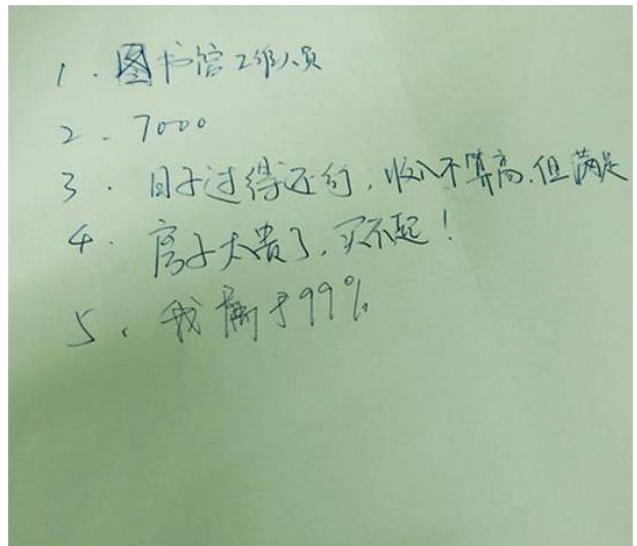
(图中文字从上到下依次为职业、收入、对生活水平的评价和感想。)





1	2
3	4

- 1 案例二
- 2 案例三
- 3 案例四
- 4 案例五



问题。他们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也包括，深圳。

他们面对着什么？

【案例一】

他们无固定休息日，身心易受伤，深圳众多保安就是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着。而这些也正是导致近些年保安行业流动性大的主要原因。根据有关部门权威统计，我国保安员的年流失率达30%到50%。

“这种活儿别看强度不大，但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现在干什么都比干保安强。”

“工作累能坚持，被人骂心理容易受伤害。”

大多数保安都想必会吐露出这样的心声。这个工作群体很无奈，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理想。但面对残酷的现实，又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这位保安每天八个小时工作，没有休息日。除了身体的疲惫，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有顾客会因为一点点不满而辱骂他。保安每天的工作强度和受到的压力比一般工种都要大，不提高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一般人是不会选择做保安的——然而，生活所迫。作

为 99% 的一员，面对着深圳的高物价，他不得不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或许，能找到已经实属不易。

【案例二】

这是一位落魄的建筑工人写下的卖艺简介，这名工人穿着一身褴褛的迷彩服，唱着歌谣。由图可以发现他收集钱币的盒子里仅有一枚一元硬币，当我们投下一张五元纸币给他时，只听他鞠了个躬，连说了几句：“谢谢！”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人时是毫无感觉的，不管是他们身上没有零钱或不愿意找零钱抑或是别的原因，总之，不是每个卖艺人都可以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包括那些买花儿童，他们一样不是乞丐，但他们的待遇比乞丐好不了多少。

街头卖艺是古老的职业，但如今这个职业未免略显得辛酸。它成了失业人群的无奈出路，它成了一项身不由己的工作。他们不是乞丐，却往往遭到世人的忽视，许多人会把他们当做乞丐。长久下来，这群用自己的艺术，手艺换饭吃的人，似乎也不见得能挣得多少福利。而又为什么会有人乞而非丐，有些人丐而非乞，有些人奉旨乞讨，在践踏这个社会的道德信仰。

他们身为 99% 里最底层的人，而我们，又应该用怎样的措施去改造他们的待遇呢？

【案例三】

铺着各种获奖证书及报刊截图在地面上，手拉着二胡。调查途中，图书馆门前出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卖艺少女，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由于家庭经济窘迫，一手好琴艺因为金钱问题而阻碍了追梦道路。仅她一年的学费，就成千上万，家里压力很大。

少女酷爱音乐，对二胡更是情有独钟。在她刚摆好摊的时候，两名保安上前来驱赶她离开。少女一脸失意地看着隔壁卖甘蔗汁的贩商寻求帮助，将好不容易摆好的纸张揉成一团，捧在怀中。待保安离去了，她才在另一角继续拉二胡谋财。

看来不仅是成年人，就连仍处于学生身份的人也要替自己，替家人这样胆战心惊地挣钱。

【案例四】

白领应该是深圳的抢手工作之一，5 万的年收入（约 4167 元/月）虽远不及处于 1% 的人群高，却是代表着 99% 群体里较为幸运的人群。对于全社会而言，待遇属于中等（2011 年上半年深圳平均工资为 4237 元/月）。

比起在白领之中的较高待遇人群，他们对生活待遇的评价也仅仅是“普通”。他们奔波在各大企业中，也不乏常有的加班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奋发图强，为了各大企业里仅有的几个“高级白领”的位置拼搏。人人都在拼学历，拼职位，拼着站上有限的

独木桥上。在这样紧张的竞争压力下，应对关内租房买房都比较贵的情形，也有不少人放弃了去承担这样的压力，投奔更底层的工作，却埋没了自己的潜力。

【案例五】

纸上的字，来自于一名图书管理员。“如果你想很轻松的生活，有个稳定收入，这一行绝对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有个积极向上的目标，不想虚度，那就别来这了。”由此可见，他们应该是属于非常幸运的那些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依然面对着高房价高物价一筹莫展。

终究还是 99% 啊。

拍完这些照，不知该说什么好。保安、街头卖艺者、学生，抑或是较为幸运的白领和图书管理员——99%，原本只是个平淡无奇的百分数罢了，然而在此却被赋予了极为沉重的意义。这层意义，固然是大洋彼岸的活动发起者所定义的，然而根源还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否认。

贫富差距即是在 99% 问题中反映得最明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 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 2005 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 2，中国名列其中。”维基百科亦有专门词条论述这一社会问题——太过于多层次和复杂的问题，或许一个词条解释不完。只能说，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便是 99% 的诉求。

提到贫富差距便不能不提到腐败——或许是封建时代官本位思想的遗留，或许是计划经济的必然性，总之绝对的权力和监管的缺失确是催生了这一问题。

天涯的一个帖子很激情地说，“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恰好是一个对特权阶层的道德责任有更高要求的社会。这并不仅来自于儒家的文化要求。其中隐藏的一个秘密是，上层获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必挑衅和践踏一般的社会道德，制度本身就会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收益，就像深层涵义的腐败那样。这种道德约束，保证了上层对下层的损害，能够限定在一个可容忍的边界内。而这一点，可以换取下层对既定统治秩序合法性的默认。双方之间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契约。”

于是这便是当今的社会——反腐倡廉的公益广告屡见不鲜，政府亦发起过多次反腐败运动，惩办了一些贪官。然而腐败问题依然屡禁不绝。按照这个帖子的论点，“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恰好是一个对特权阶层的道德责任有更高要求的社会”——换句话说，社会是以道德维系的，缺乏宪政法制。同时，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使 1% 获利的漏洞——纯粹的白拯救不了世人，只能维持一种灰色的平衡。

然而当上层逾越了某些道德底线，微妙的平衡被打破，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便会为了生存，为了追逐特权阶级而践踏道德——如扶起摔倒老人反遭敲诈，便是具体表现之一。故而，腐败催生了社会道德的崩溃，在这之后贫富差距便更是加大。

社会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因而，教育危机，社会道德崩溃，以及其他很多——99%所直面的那些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活动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

一边的 99% 可能是另一边的 1%

有个帖子叫《拒绝人身攻击，理性讨论老美“我们都是 99%”的故事》，事实上，事与愿违——原本仅仅是翻译，后来几乎变成了吵架贴。其争论的核心一开始还是集中于 99%，却在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中美制度的争论。

这样的结果，不能不引起人的思考。要论及争论的缘起，恐怕还是因为，“中美国情不同”。因而，两边的 99% 自然不同。99%，百分数，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因而，一边的 99% 可能是另一边的 1%。

中美皆有 99%，然而，生活标准不同。依然是那个帖子里摘录下的一段话：“让月收入两千美金的美国人，甚至是月收入一千美金的美国人来过我们小城镇普通人的生活，美国人一定痛苦不堪。没有美容店只有理发店，剃个头一次五块人民币，没有大商场只有农贸市场 咸鸭蛋十块钱七个，一百块钱咸鸭蛋吃到你喉咙发炎，大白菜三毛五毛一斤，随便买多少斤 再买个鸡架回去炖个白菜鸡架汤一家喂饱，对于这些中国穷人来说就是日常生活。对于美国穷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生活，这和蹲监狱没啥区别。”生活成本方面，中国物价确实较高；仅论对生活标准的考量而言，一边的 99% 的确有可能是另一边的 1%。

公众看法及争论焦点

美国的保守派亦是这么看的。保守派们愤慨地认为，这些自称 99% 的人事实上是在一边不劳而获一边怨天尤人。他们建立了“我们是 53%”网站——所谓 53%，是因为他们是纳税的 53%。在这个网站上，他们亦是写下自己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公平的地方，诚实劳动终有回报，而那 99% 仅仅是不够努力罢了。

事实上，这亦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所谓的“美国梦”，即只要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只要勤奋理想终会实现。对这种价值观，在此不作评论——然而 53% 和 99% 的矛盾之处，正是在于他

们是否相信美国梦。事实上，两边的说法都有合理之处。53% 通过他们的诚实劳动赢得了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这确实值得尊敬。然而，53% 中多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和经济条件宽裕的中产阶级。不仅如此，从 53% 的例子中，依然能够看出值得抗议的种种——53% 们大多用初时的艰辛和现在较好的生活条件对比，于是在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得了癌症还一周工作七十二小时”、“我没有免费医疗保险，但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之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梦何在？走上街头抗议，也不能说是懒惰和不劳而获的表现罢。

那么，在中国呢？

没有所谓“中国梦”的概念，然而亦有意见相左的两派。这两派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那 99% 是否努力，而应该是围绕着公平——比如说，当今的分配制度是否公平。有人义愤填膺地认为当今中国需要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亦有人认为，前者为带路党们，值得谴责。如前所述，贫富不均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存在，并且很严重，这是社会所公认的。然而，关于这种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情况下会转变为互相贴标签及谩骂，最终不欢而散。

同时，中国的 99% 或许很大一部分并未意识到自己属于 99%。前述的生活标准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试举一例，前文中，保安和白领对生活的评价都是一般及普通——然而保安的收入却只是白领的一半。

结语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趋近于平息，然而 99% 的问题终是争议不断，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的 99% 是不一样的，然而于某些程度上，他们有共通之处。在 99% 运动兴起的这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一词不断被美国媒体提到——这种矛盾，于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是阶级的，然而却不能简单二元化地去看。

不管怎么说，99% 为生活而挣扎的存在永远是这个社会需要解决的矛盾，而 99% 人们的斗争，无疑也能反映出社会的弊端。乌托邦不存在，然而人类历史上改变这个社会的努力多半都是向着更加完善和进步的方向去奋斗。向前看吧。

“公开公正公平民主 是每个中国人追求的”

——访深圳 99%

采访 / Denise, 张子鹏, LC

文 / Daybreak, LC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从2011年的9月17日开始。示威者们为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发起这项活动——“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引自有关活动的一份关键声明)。如前所述,那些大公司的高管及政客属于1%的人——那么,在华尔街和平示威的那些人,就是99%了。这99%为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然而99%并不局限于美国。社会上总是有相对的99%的,包括深圳。那么,当大洋彼岸的和平示威活动愈发激烈,为何在这边却是一片沉寂?这边的99%过得如何?他们对生活、对政府,以及对大洋彼岸的那场示威又作何看法?

为解答以上问题,我们在深圳街头采访了一些人。

深圳99%,在这个定义中,外来打工者的比例想是占很大一部分。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怀揣着一个梦想——为了自己和亲人更好的生活。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1978年那个春天,某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在这之后,便是改革开放和它的迅速崛起。原来的那个小渔村经济发展渐趋蓬勃,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同时亦成为一座移民城市。维基百科称,“2010年末,深圳市共有常住人口1,037.20万人,其中本地户籍259.87万人,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

而这些人,便是我们采访的对象。他们学历不同——从中专到本科,年龄不同——从二十多到四十多,职业亦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亦是显著的——他们都是从其他城市来自深圳的,他们都是99%。

关于生活,关于自身

当被问及“对如今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这份生活与你事先预想有差异吗?”这个问题时,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并不是非常绝对。“还可以”、“还好,反正每天都差不多”、“不错。虽然谈不上很好,

但也算得上中等。”而陈先生(28岁,来自广州)则说得更加详细一些,“不是很满意,又还很满意。”作为一名公司职员,及平常所称的“白领”,他表示收入够现今的开支,然而他内心却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 and 欲望。

“人毕竟要有梦想,有所追求。生活和预想的有差异,这与个人努力和环境有所关系,得适应环境。”

作为一名总经理助理的伊小姐(27岁,来自沈阳)则对目前的生活不是特别满意。“差异挺大,比方说以前上学只要努力,学习成绩好就行了。工作后,很多事情则跟机遇有很大的关系,也不见得是只要你努力了,就能得到你应该得到的那份成绩和收获。”实际上,很多人还小的时候,他们父母可能会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一句话——要好好读书,有好的学历才能找到好的工作,这样的话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进,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好的学历也不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生活,更何况,怎样才算好的学历呢?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他们要的是更好的学历,而不仅仅是好的学历。这样说来,像伊小姐这样的人,难免会觉得无奈而又无力;他们不是没有努力,但是努力过后留给他们的却并不是与所付出的努力相当的收获。

同时,她也具体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公司的体制这一块有很多的不完善,公司的福利跟国家规定的相差很远,比方说,我的薪资有八千,那它可能为避免少交税,或者交住房公积金这一块,它可以设一个最低的基本工资,假如说是三千,按三千的基本工资和五千的福利,拿三千块钱来交税,交社保,或者交住房公积金,感觉社会福利这一块,国家做的特别不够,对未来保障度不够。虽然国家已经规定了这种法律,但大部分公司都没有去执行,深圳还好些,内地的企业还不如深圳,它可能帮你去交税,交住房公积金,但它会想方设法地交低工资,福利待遇也很少,而且薪资比例增长也很少,不会随着物价的升高而升高。”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那些能够留住员工而又能让自己减少“损失”的办法当然是越多越好,毕竟公司运行的最终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至于员工嘛,能

留住最好，留不住就只能另找新人，中国人口那么多，还怕没有人来应聘吗？我们也询问过几间不同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中一个说：“同样是拿工资，我们当然也希望能拿多一点，问题是中国税种太多，公司被逼急了也没办法，前几年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做年终结算也做得很痛苦，除掉必要的开支，公司实际上也没赚多少，再交一交税，剩下的还真是少的可怜。其实中国人很厉害的，古语有云，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如此看来，两边都有理由，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基于这个采访问题，我们延伸到了职工待遇上。

另一位陈先生（43岁，来自中山）是中小学教师，在他看来，做老师的话待遇大抵都差不多。他认为，老师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行业，同公务员等还是有所差别的，但同其他行业比起来，他感到挺满意，然而，还是“希望政府能对老师这职业更加重视”。（这里能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字里行间能透露出他认为公务员并非“人民公仆”式的角色。这是否是99%对1%的普遍看法？）来自广州的陈先生对自己收入的评价只是“一般吧”，而待遇在他看来是由学历和能力所决定的。伊小姐则较为明确地表示，她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我国的法律有了，但监管不够：公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所谓的“对策”，则主要是在福利保障方面的。“有些人会倾向于（当）公务员，由国家管制。我担心当我到了三四十岁，不再年轻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些福利制度不能跟上，当我老了，会怎么办？安全度不够。”

上述的被采访者都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然而为了了解更多人的想法，我们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群人——外来打工者，通俗点来说即打工仔。在度娘上搜了一下打工仔的定义，其中提点提到：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年轻男子。一般没有很高的学历，从事辛苦、薪水较低的工作。这应该可以算是大部分人对于打工仔的普遍定义。当然，今天的打工仔一族已经升级换代了，他们也需要有一定的技能，相比前几年来说，待遇有所提高，毕竟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对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认为你如今的待遇和自身学历符合吗？

两位外来打工者的回答则大抵相仿。陈小姐（26岁，来自广西）认为“（收入和学历）没什么不符合的，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我现在的工作虽然不轻松，但我觉得勉强过得去。平时省点还可以给家里寄点钱；跟我一起来的朋友都差不多，大家都是为了赚钱才过来这边的，有份固定工作就不错了。”；身为一般技术人员的李先生（38岁，来自浙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自己觉得挺符合的，我读的书不多，当时成绩也不好，来这边工作几年也换了很多份工，现在这份算是最好的了。人家有些大学生不是还在家里蹲嘛，我还算好了，有几年经验，找工作也不会太难，现在这份工待遇算是可以了，也很稳定。”

我们找到了一家公司，他们的车间普通员工大概有300人左右，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从一些内地城市的农村来深打工，文化程度一般。我们对这300人做了简单的调查，想知道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结果是67%的人认为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现在的待遇还算可以，其中有人表示：“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想怎

样就怎样的，现在有些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不是吗？反正这日子还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意见和之前的受访者有些不同，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待遇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呢？如果要深究答案，估计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这两位外来工作者被问及“你觉得外来工作者在深圳的待遇如何？生活有比在家乡好吗？”时，两人都提到了一个问题——高物价。“他们对未来的计划不一，陈小姐是“始终都要回去的”，而李先生则准备接孩子来深圳团聚。然而，“工资高，但生活水平也高”是二人的共同看法。

由此看来，99%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不满。然而这种不满暂时还未爆发成为“占领深圳金融中心”之类的活动——或许首先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有稳定的收入。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有人明确表达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如伊小姐），然而这种不满没有强烈到上升为一场游行示威的程度——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纵然对未来有一定忧虑，然而并不像美国那些随时就有可能破产的人一样。同时，他们还是倾向于适应环境——这一点在两位打工者的回答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关于华尔街，关于社会

我们向采访对象们简要地介绍了华尔街事件，然后询问他们的看法。对此，大部分采访对象都首先肯定，中国也存在和美国一样的社会问题。对于事件本身，伊小姐认为，“马哲里面，爆发经济（危机）是早晚的事。像美国它已经是很先进的资本主义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个“到要爆发革命”的阶段——社会固有的发展形态（所导致）必定会有的阶段。一定会出现贫富分化，富人特别富，穷人特别穷，这像一个自然规律一样。”来自广州的陈先生认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贫富分化及人民对政府有偏见所导致的。另一位陈先生则觉得，“美国民族是开放的社会，实行这种活动很正常。”

同时，他们亦表达了对目前中国的无奈。李先生说，“美国那么远，人家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不是吗。还是年轻人好，像我们三四十岁，哪会像要搞着搞那的，也没那个精力。有这样的活动也好，起码人家把这当回事儿，对吧？像我们搞罢工什么的，好点的拿钱打发，不好的连工作都没了。”

那么，面对种种社会问题，99%们是否想过像他们那样呢？

答案几乎都是“没有”，或至少是“暂时没有”。看法总结起来如下：第一，这种方式在中国行不通；第二，目前的社会问题还没有严重到爆发这样一场运动。

“是没怎么想过这样的行动，而且在中国哪里有这么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嘛。大家平时可能抱怨一两句，这日子还不是一样熬过，总之我没有过类似的想法吧。最近几年我们外来工的待遇也好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太过分，就可以了。”（陈小姐）

“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宽松的社会，中国会有很多这类活动。中国还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开放的空间，虽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其他手段基本没有效果。中国的统治阶层对中国民众没有回应，即使回应了，那也是没有损害他们的



核心利益的。由下而上（会）导致中国震荡，所以只有祈求由上而下的改革。”（陈先生）

“社会规律，我国的贫富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当社会发展到富人特别富，穷人特别穷的时候，才可能。而且我们国家不允许那么民主那么开放，会考虑到自身的人生安全。网上留言？没有办法，无奈。”（伊小姐）

论及当今政府，受访者们都认为，需要的是和民间的沟通。来自广州的陈先生认为，“（只有）大部分群众抗议政府才会重视。个人抗议和书信影响不大。”伊小姐则称，“现在的政府蛮好的，今年和去年它们要换届，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到很令人满意，跟中国的经济与中国发展有关系，但基本来说（我）还是满意的。从过去，从长远来看，中国一直在进步，总不能让它从以前那种文化大革命，或者很落后，比其他国家差异很大的国家的情况下，马上发展到像美国，英国的那么发达那么文明的国家，那也不现实，这需要一个阶段。希望那些不满能让政府知道。私有化，公司制成为主要

的趋势，国家对公司劳动者的权力维护（亦要加强）。法律不但要制定出来，而且要监督实行，人民的福利待遇都要考虑到。”

前述回答换句话说，即是华尔街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在这一方面，终是暂时不可能被给予太大的自由度。

结语

太平洋这边的深圳，一切如常。无疑，99%不上街抗议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一句“中美国情不同”——在这样简单的六个字后边，是人民、制度和文化的不同。无疑，中国的体制转型之路、宪政之路仍很漫长，社会福利亦需要健全。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需要一个阶段。还是用陈先生的一句感叹作结吧——

“政府需要公开公正公平民主，（这是）每个中国人所追求的。”

“拉丁舞黑丝门”调查

文 / 穆恩卡克、AY

“我校元旦游园会，是由学校举办、学生自主筹办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创意展示、团队合作精神锻炼以及深圳市全市中学生联络情谊的重要活动。游园会至今已举办八届，即是我校的传统活动，也成为了深圳全市中学生一年一度的重大聚会。

“2012年1月2日，深圳《晶报》报道了《学生派对热闹校园》一文，其中报道的一张照片，被社会舆论不断演化，越来越失真。

“其事实情况是：在2012年元旦游园会上，我校拉丁舞社表演了一个拉丁舞节目，该幅照片展示的仅仅是舞蹈节目的一个造型。拉丁舞，是已经盛行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表演形式，每位演员身着专业服装参加演出，是学生的一项正常社会实践活动。

“……更为严重的是，2012年1月4日，凤凰网在转载《晶报》的报道中，在完全不知道该图片的产生过程，以及其表现的形式与内容的前提下，进行了严重不实的报道，并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多不明真相网友系列的不当言论。……”

——摘自深圳中学官网《深圳中学关于部分新闻媒体对我校“学生拉丁舞”进行歪曲报道的律师声明》

关于事件具体的起因、经过及后续发展，记者分别向学活等各方面进行了采访。

学生活动中心 - 公关部罗雪飞、照片摄影者

事件伊始，第一篇报道来自《晶报》。其上登载的照片来自今年游园会的主办方——深圳中学学生活动中心（以下简称“学活”）。

《涅槃周刊》的记者联系了学活公关部、负责联络《晶报》记者的罗雪飞同学，以及此照片的摄影者。

涅槃：请问你当时怎样找到了《晶报》记者李忠？

罗雪飞：其实这件事情还蛮曲折的。一开始是公关组组长说要联系媒体的记者来报道游园会，安排我拨打了一些报纸的爆料热线，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就联系了一个《晶报》的记者，邀请他在元旦那天来深中。但是他那天有事，就又给了我另一个记者（也就是李忠）的电话。李忠本来答应那天会来，但是到了那天临时有事，他就让我选几张照片发过去。

涅槃：你当时知道他会这样报道吗？

罗雪飞：其实这篇在《晶报》上的报道，文字内容我是事先就知道了的。李忠打过电话，给我把文字念了一遍，当时我发现他用的是“派对”这个词，就跟他应该说换成“游园会”。他当时也答

应了我做修改。但是选择哪一张照片我就知道了。（NW：可是后来他用的还是“派对”这个词？）是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也有点意外。

涅槃：请问那几张照片是谁拍的呢？又是谁为这几张照片把的关？

罗雪飞：这几张照片是我们学活技术部摄影组的同学拍的。拍摄后本应该让学长学姐进行把关，但是当日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涅槃：这几张照片是怎样发出去的呢？

罗雪飞：我们一共发了六张照片，是由拍摄的那位同学断断续续地发出去的。一开始发了一两张以老师为主的。但是记者不满意，他强调说要多一些学生、观众，可以突出当时很热闹的照片。后来我们就又发了几张过去，其中也就包括拉丁舞的这一张舞台照片。

涅槃：那你个人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罗雪飞：我觉得主要是凤凰网编辑的问题。《晶报》的报道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挺正常的。照片我看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都看过拉丁舞社的表演了吧，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凤凰网在转载的时候添加的那几句话就比较离谱了。

随后，在罗雪飞同学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来自学活技术部摄影组的一名同学。由于他并不愿意透露姓名，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便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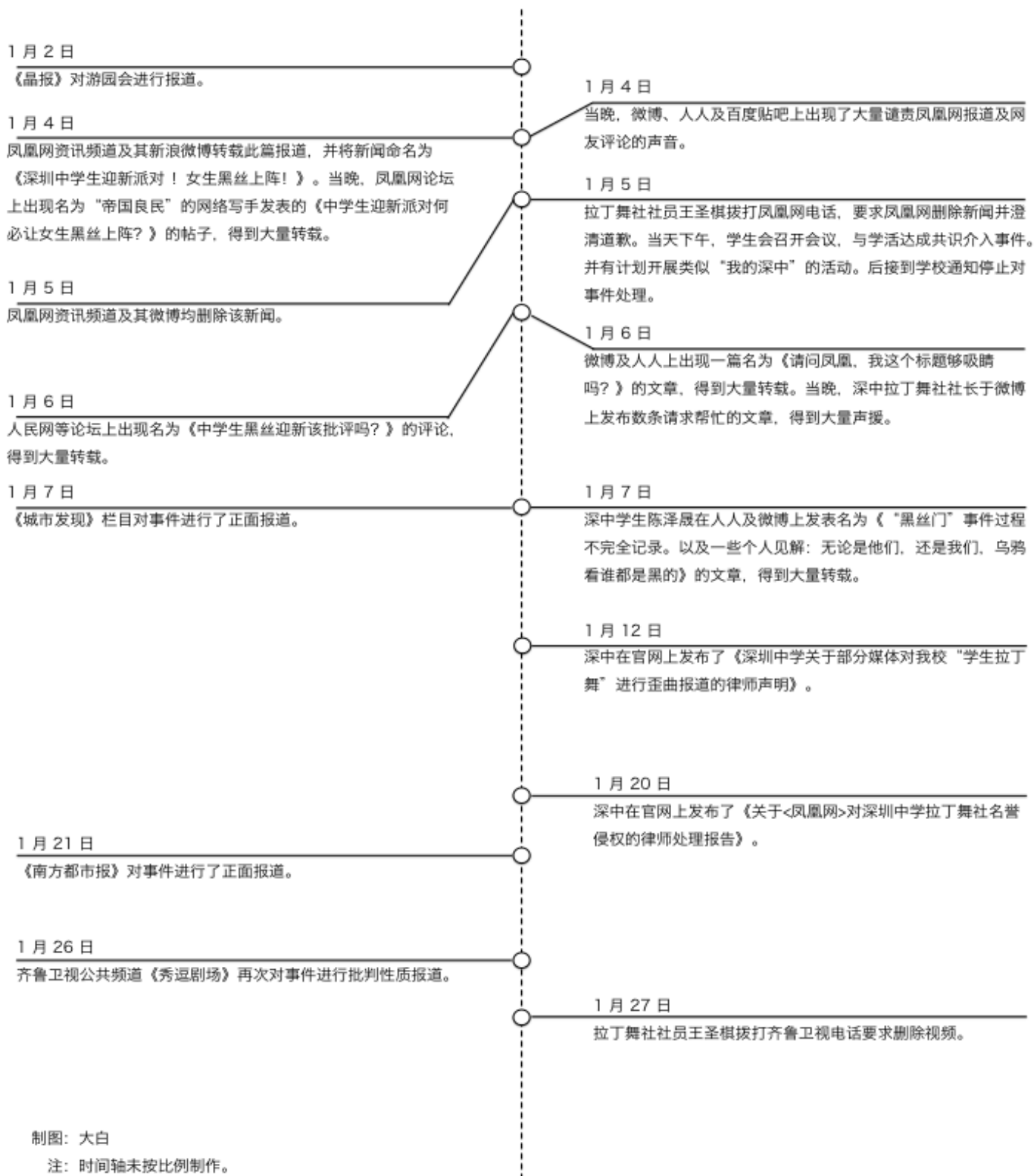
涅槃：请问你是在何种情况下筛选出这几张照片的呢？又是谁为照片把的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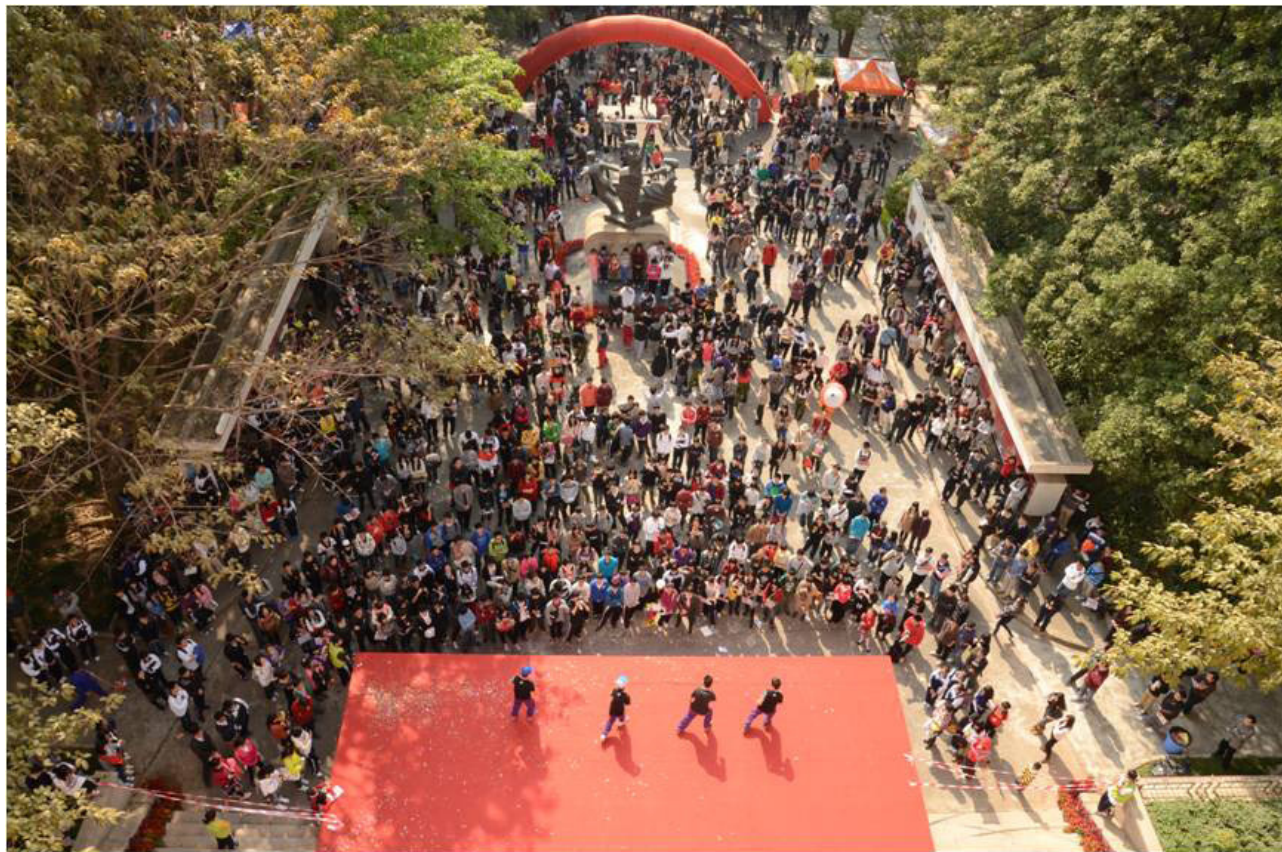
照片拍摄者（以下简称“同学”）：其实当时时间很紧，通知我发照片的时候离他们报社的截稿时间只有15分钟了。当时我手上只有自己拍的几张照片，没有电脑，也找不到别的摄影组的其他同学，所以只好用同学的电脑很匆忙地发了过去。那张拉丁舞社的照片是当时记者说要舞台的照片，我手上就那一张光线啊，效果啊什么都还不错的，所以就发过去了。原则上应该是要高二的学长学姐来为照片把关的，但是因为时间紧找不到人，所以我就自己发出去了。

涅槃：那么事情发生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看法吗？

同学：我是有点自责的。我觉得照片没有挑好这是我的责任，因为当时确实是没有考虑到媒体会怎样报道游园会，也不知道他们

拉丁舞事件时间轴





会选取这个角度，所以说我还是有过失的。

最后，我们向学活的同学拿到了发给《晶报》记者的六张照片。

《晶报》记者李忠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发出游园会报道的记者李忠。他并未打算接受采访，但在交谈之中也给出了一些答复。

对于“派对”一词，他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平时用的也很多，不存在任何贬义。

针对照片，李忠表示，这并不像一些传闻所说，是一张爆料的照片，而是学活公关部的同学联系他，希望报道深中游园会，同时发了六张照片给他。编辑在选择照片时，是觉得是新年当然要热闹一点，而这张照片，相对一些规整的摊位，比较漂亮、有活力，能够展现中学生的青春，所以就选了。同时，他也希望大家不要责怪学活，他们本来也没有恶意，如果真有不妥的地方，那就是照片的把关问题。因为深中人，以及他，都觉得这个照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人，例如一些家长，或社会上的人，对这些东西的接受程度不太一样，就会引起冲突。应该选取更加不会引起歧义的照片，把关应该再严格一点。同时，像这种新闻图片，凤凰网转载并不存在侵权。

最后，李忠也表态，《晶报》不可能给深中道歉，因为《晶报》没有任何的过失，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庄树雄记者

庄树雄记者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为深中做过正面的报道——《女生跳舞被误读情色深圳中学为学生维权》。此次，我们也对他进行了采访。

涅槃：为什么会有这篇报道？您是从何处了解到报道中呈现出的内容？

庄树雄：这次报道，是我看了深中官网的消息后写的。但在晶报的报道出街后，我就开始关注此事，因为我对游园会以及深中的传统比较熟悉。争议出来后，也看到并关注了不少深中学生的评论，最后综合报道。

涅槃：您个人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庄树雄：私下底说，我觉得晶报的报道问题不大，网络的转载出现失真，那也是司空见惯，但不少人信誓旦旦据此写出许多评论，是比较扯淡也是让人气愤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这次事件说明了几点：第一、这个社会很浮躁，网络的“添油加醋”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眼球；第二、网络舆论环境混乱，人们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第三：深中学生维权意识高，发言有理有据；第四、深中校方关切学生事务，不辱深圳名校的名声。

涅槃：我看您也在微博上转发过我们学生的微博，这条微博主要是质疑“派对”这个词的，您对这个又是怎么看的呢？

庄树雄：至于说到“派对”一词，还是个人意见，我认为不是

很严谨，但问题也不大吧。

一开始，校方对于事件处理并非雷厉风行，而是采取一种类似“冷处理”的方式。而拉丁舞社成员与更多的学生们，则开始或自发、或组织地进行力所能及的维权行为。在这些方面，记者也对拉丁舞社社长潘镠玉、社员王圣棋及各方进行了采访。

拉丁舞社 - 社长潘镠玉

涅槃：你之前在微博上说，如果学校并不打算出来说话，希望大家可以联名要求学校出来处理。希望家长也出来帮忙，这些微博都得到了怎样的回应？

潘镠玉：转发了很多次。大多数都是支持我们的吧。

涅槃：之前你号召大家把网页、资料等发给一个校友，说他愿意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具体是怎样？

潘镠玉：那是一个学法律的学长。他给我们提供了蛮多法律方面的比较专业的知识，也教了我们怎样写侵权通知之类。这个微博发出去之后，我和他都收到了蛮多同学发过来的资料。本来他是想在那边帮我们找公证处什么的，不过他在杭州，好像是因为那边的有关部门没有上班吧，所以也就没有找成。后来学校出面，我们就只是尽力配合学校了。

涅槃：你们有跟学校进行沟通吗？

潘镠玉：我妈妈帮忙把凤凰网的报道，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的图片和网页发给了王占宝校长。校长也是收到我妈的邮件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来就找了律师处理这件事情。

涅槃：你对学校的做法有何评价呢？这件事情对拉丁社有怎样的影响？

潘镠玉：我也只能说感谢学校尽力了。虽然这件事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但是我们对舞蹈的热情不会衰减。这学期我们也会努力跟学校申请专场。我们会继续努力，成为深中的骄傲。并且我们社下学期也会改成国标社，新的社名叫做 X-Oversoul，增加摩登舞的教学。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相信我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同学、朋友。在这种危难时刻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深中的学生们就是一家人！

拉丁舞社 - 社员王圣棋

涅槃：你给凤凰网拨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拨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圣棋（以下简称“圣”）：我在凤凰网发微博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凤凰网了。目的是让他们删除那条新闻和澄清道歉。对方是客服小姐，属于每次打过去都换了一个人那种。她们一直说这里不是投诉中心，没有投诉电话，只有投诉邮箱。我跟她们说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吧，发了两次投诉邮件，因为对凤凰网这种“我联系不到他们只能等他们联系我们”这种投诉方式特别不满，所以我态度很强硬。

于是在第二天，也就是事发第三天有个负责人从北京打给我，说可以把微博删了（凤凰网的头条新闻在我打电话那天就删了，但是微博没删）。至于道歉他说他是技术部还是公关部的，道歉的话要找法务部，然后给了我法务部电话。

涅槃：后来你又做了哪些呢？

圣：学校那个时候打算冷处理，就是什么都不管。我就想，现在的所有已经发布的和即将发布的新闻都是负面的、偏离事实的报道，于是就打算找一些深圳本地媒体进行正面报道来澄清事实。我找了一些媒体：第一现场和几个报纸，甚至连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学活的一个学姐说先不要处理，我想这种事情也得先问问学校，就暂缓了。然后学校就开了个会，主要还是安抚我们，因为周末过完就期末考了，而会里说不反对我们找媒体正面报道，但是要得当。再后来我就没怎么管了，因为社长妈妈去找校长什么的，学校开始重视，也找我们要相关资料，我们给完以后，就是学校和凤凰网交涉了。

涅槃：后来齐鲁卫视的视频出来后，你又打给了那边，是吗？

圣：是的。齐鲁卫视的视频出来之后，我也给他们的视频中心打过电话。他们说要打给播放的节目组。我在网上找到了那个节目组，但是电话那一栏是空的。所以视频中心又给了我节目组的电话，我打过去并没有人接，后来再打回视频中心也没有人接了。

学生会 - 干事孙媛

涅槃：请问你们大概是何时接手处理这一事件的？

孙媛：学生会和学活两个组织都有及时采取行动，其实我们并不存在接手这件事，与其说接手，不如说是之前学生会和学活沟通过，达成“有必要的时候两方合作”这种共识。

涅槃：那么请问你们当时是准备拿出什么方案来解决此事呢？

孙媛：负面报道出来后的第二天下午学生会公关部全体干事开会，会议上讨论解决方法，计划开展一个类似之前“我的深中”这样的活动，（注：“我的深中”即之前有段时间深中被社会质疑，学生会发起“深中人，请告诉社会一个真实的深中”的活动）会议结束立刻和学校交流想法。但是由于当时学校觉得这件事情学校官方处理比较好，并已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学生组织被告知冷处理，所以就停止了原来的计划。现在学校官方已经发出律师函等。

1月12日，为了解校方视角，我们也打算采访学活负责人范永泉主任，但他并未接受采访。

整个事件之中，深中许多学生也在网络上以微博、人人等方式进行了分析、声明、号召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引起了广泛响应与扩散。以下为部分摘录。

- 雷爷 Ry: @凤凰网新闻 @晶报 晶报记者李忠在晶报以及凤凰网上对于深中游园会报道中以“派对”这种有两面性质的词语替换



了“游园会”将受众思想引向了不良的方面，而对于我校拉丁舞社的表演配图更是使用了“女生黑丝露大腿吸睛”这种严重具有歧视以及色情暗示的句子。希望两位能够通过正规官方途径公开道歉。（1月4日 23:21）

朝叔也是朝书记：与其说凤凰网误导报道、断章取义，不如问“黑丝上阵怎么了？”那条新闻的评论，根据免责条款，与凤凰网立场无关，是个人言论，言论自由享有宪法保障。评论中蔓延的恶意与攻击，是来源于旧道德卫道士的道德观、对少女应尽“妇道”的旧观念，与新闻并没有太大关系。新闻图片只是提供了他们的发泄口。（1月4日 22:53）

朝叔也是朝书记：我换个说法，各位可能更理解和接受：凤凰网最大、也是仅有的错误在于配图说明有问题。如果要指责，只能指责其报道不全面，同时“最吸睛”具有主观扭曲。而评论中的漫天语言暴力，与凤凰网无关，是个人行为。凤凰网无非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与保守的语言暴力行为者论辩。（1月4日 23:03）

爱拉丁社的潘潘：社会的黑暗让我们就算被侵权也无法去打官司，更何况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期末之后的两天刚好大家都在学校上课，所以如果学校依然没有任何出面帮助我们的措施的话，我希望深中人们帮助我们，联名要求学校出面，只需要学校发一封律师函而已，不管是否有用至少我们努力过！希望深中人们支持我们。

（1月7日 22:43）

陈泽晟（摘自其文章）：说到那张照片，我想说，“低俗的人眼睛里自然就都是低俗的事物”这句话有道理，但是不适用于此。首先就是因为穿黑丝并不是什么低俗的事情，若“文明人看到的是拉丁舞和美，低俗人只盯着黑丝和大腿”这话成立，那就等同于我们也承认了黑丝是不雅的，低俗的事物。再说了，那张照片本身就拍得很差，取景时机和角度一结合，就算里边的人穿着棉袄，也许都会令人稍觉反感（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低俗了）。我不懂摄影，也无从对其进行分析，但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可以证明了：去掉文字和评论，不加上解释，把图片单独给你的父母或者其他不知情的人看，让他们评论评论就行。这张照片我给了20个不知情的、不同年龄段的人看，结果20个人的评价全都是负面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周围的人也都很低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想想，即使没有任何文字，这幅图都那么遭喷率都如此之高，那么加上那段有导向性的文字虽然说不过去，但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鸡肋了，凤凰网要做的就只是在新闻下面放上评论的对话框，隔岸观火就行。（1月7日）

捂着嘴巴呐喊

文 / 王圣棋

对于此次的深中拉丁舞事件，作为一个经历者，一个受害者，一个维权者，我想我应该说几句。也许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这只是一小个负面新闻对于这个学校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但是对于我，对于我们拉丁舞社社员来说，受伤二字连形容我们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要用更加精准的语言来做形容，并谈谈我的感受。

事件经过大概被阐述的很明白了。事件起因我想不多，一是照片的处理不当，学活提交给媒体的时候没有讲明照片性质。二是应当今社会的不正之风，不，应该说是媒体为谋取点击率而不承担责任的扭曲事实的这一潜规则，这一行为。

对于原因之二我无话可说，这种规则是怎么产生的？这要怪谁？当然有人要背负比其他人更大的责任，也许某凤凰某国良民此时正悠哉悠哉，毫不在乎，但总会有有人惩罚他们的，他们会说自己无辜，自己有言论自由，甚至已经让肯德基的香芋派来证明他们的清白，但孰是孰非无需多言。是的，我尚未成年，也无从事媒体事业的理想，所以尽管我对这一规则这一现象深感愤怒，但是现阶段无法做什么也是事实。不过此时此刻手捧涅槃阅读的你们中，如果有怀有成为媒体人、政治家等的理想，并对此深恶痛绝的人的话，要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算我一个。

而对于原因之一，我并无怪罪之意，至少我是一直不清楚拍下、审核、提交这张照片的人都是谁或谁，我也从未去探听去谴责。我甚至从个人角度十分体谅和理解学生活动中心的所有同学，但是无论怎样，事情已经发生。如果说这事第一次发生，情有可原，但是影响的是我们的名誉感到很遗憾，那我希望以此为代价，请不要有下一次。

再就是事件的解决了。

要先感谢很多人。很多同学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微博被转了无数次，也有很多同学花一两个晚上写下了自己的观点声援我们，我在此深深的向你们表达谢意，并为自己是一名深中人、生活在这样一种正义的氛围中感到无比的自豪。

而学校对于此事的处理，我个人是抱着肯定的态度评价学校的。我不太清楚其他学校是否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虽然学校对这件事情反应的有点慢，一开始态度也不算积极，可能也没有多重视，不过当我接到范主任让我去找欧律师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深感欣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不知道这种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次，也不知道下次受伤的是哪所中学的哪些同学们。但是至少，我们的学校站出来了，不太及时、有些被动的站起来，总比电影里最后时刻才出现的警察管用吧！在此我也希望就这件事对学校有过怨

言的同学们，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换个校徽，结局是什么？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开始。

事件的结果大概也就是欧律师声明中所说，某凤凰网委托他传达对于全体师生的歉意，并在元宵之前给予拉丁舞社一个正面报道来挽回我们的名誉损失。而对于道歉这一要求凤凰网不答应，理由是道歉也没人看没什么用。我不知道凤凰网公关部是怎么想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一句对不起，一定比撕开绷带、露出伤口、再落几滴夹杂着氯化钠的泪水进去更管用。至少，我是不会接受就正面报道的任何采访的。

最后几句是送给现在，或者曾经拉丁舞社的全体成员的。

2012年1月1日11点20分你们上台演出，十分钟不到的表演，你们一定不会想到三天过后即将到来的是狂风暴雨。我想，就算你们想到了，你们也一定不会有有所畏惧而是抛开一切跳得更好。这是因为你们对舞蹈的热爱吧！我看到了你们从最简单的舞步学起，在大冷天里穿着单薄但努力地练习，形体室里坏掉的空调让你们汗水直流，我想你们的亲人朋友同学舍友也都看到了。事情已经过去，结局不算完美，你们中有人学会了坚毅，有人学会了忍耐，有人落下了眼泪，有人难过失眠好几个晚上，甚至还有人影响了学业，可无论如何这也算是成长中的一份经历。嗯，大概就这样吧。

想起一句话：既然打定主意追求卓越，那就专一，努力，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打败所有的情敌。总会有那么一个晚上，卓越会向你求婚，而成功也即将临世。

结语

这个专题的制作，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还原整个事件，令真相更加清晰；更让我们动容的，实际是深中人又一次在舆论误导甚至是语言暴力之下，郑重地拿出了自己应有的责任感与理性。维权不是小题大做，所谓“宁事息人”也并非最好的选择。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在未来定会面对更多与社会接轨的冲突，如何更好地应对，是我们不应该停止思考的问题。

予你世间温柔

——你离死亡最近，《入殓师》

文 / 余伟

你离死亡最近，却令冰雪消融，春花绽放。
入殓师这个职业，放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来看，的确是有些令人无法接受。

初听见这个名字，我就想起了苏童的《香椿树街故事》中一个中年男人。这个男人的手，在别人看来，它是肮脏的，是不净的，是无法洗去的污秽。这个男人是一个抬尸人，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毕竟尸体，似乎是那么地令人难以接受。他迫于无奈做了这个工作，最后整个村的人知道了，虽然他有了些小钱，但是却没有人再来找过他。他显得有些孤独，甚至我也忘了他的名字，我也忘了这个�果的结果，可能是他挥刀砍下了他不净的双手——貌似是为了一个他喜欢很久的超市女店员。若不是入殓师这个词语，我恐怕是再也想不起我曾在书中看过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这个中年男人在我的印象中，并不太坏。他应该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若不是为了生计，若不是选择了这个职业，或许他就和那个超市女店员成了家。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我不能保证猜中所有人的以后。

从那个中年男人的遭遇也可以看出，东方文化对于葬礼、遗体等黑色的对待方式，那一领域似乎是一个禁忌。可是从现实来看，这些事情必须是需人来做，若是不碰它，遗体得不到安放，站在东方文化角度上人的心里也是过意不去的。

于是，便有一个词在心里产生了——赎罪，或者说是救赎。那些丧葬公司里的人们，不是犯过大罪，就肯定是杀人的嫌疑人。他们为了救赎，被迫于无奈，接受了这个工作——与死人接触，送死人上路，仿佛是看守死亡之门的守卫者。他们甚至教导自己的子女们，指着丧葬公司的人们说：“看，你们不好好做人，以后就会变成他们那样，天天和死人接触。”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丧葬的人们为了生存和生计，为了赚在死去的人的家属们看来是施舍的一点点小钱。然而其实并不都是为了利益，或许说不定是有一点点的赎罪——对那些将要上路的人好心一些，这样自己在路上也积了不少公德。

其实，并不是简单为了利益和赎罪了。他们仅仅是虔诚与无邪。是的，如果不怀有一颗虔诚的心，没有一双无邪的眼睛，是做不好入殓师这个工作的。

我并没有接触过死亡，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似乎在葬礼上所有人都哭得撕心裂肺，叩首哭喊；也许我会无动于衷，只不过应景地留下几滴眼泪，大人们或许也会说我冷血无情，嘴里可能也会念着“你的XX小时候对你百般照顾，万般疼惜，现在你

却这样冷血看着，真是不孝啊！不孝啊！”我在脑中臆测到底我会在葬礼中表现怎样，但都得不到我满意的答案。

我把死亡想得很开——倒不是成为庄子那般鼓盆而歌，开脱一切；也不像庄严的葬礼中那么严肃，一身黑或者是一身白，披麻戴孝，哭天喊地。细细描摹的话，应该说是一点点轻松，一点点释怀，可是想到与该上路的人还有一些遗憾没有完成，譬如说，还没有最好摸一摸他温暖的脸颊，没有再沉沉地睡在他的背上，身上也不再存在着他的味道等等；不免有些伤感，这些生前明明可以好好完成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有人走了，才会从内心中唤醒呢？生前大概总以为机会还很多，时间还很长罢。写到这里，我都一直有些轻松，大概是真的没有体会过现实中葬礼的残酷，不过的确还是得承认，自己虽然看开了，但是心中还是不免有一丝丝的惧怕之情。

毕竟死亡是一切的终结。

然而真的是终结么？我记得在这部电影里，有个似笑话又不似笑话的小故事。就是小林君招聘的时候，招聘广告写的是“帮助旅游”，然而现实是打印错了。我却觉得，这么说也并不是不可。

死亡，难道就不能开始么？难道就不能算一次旅行么？——而且是一次孤单的旅行。

不过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抬起手，拿起喜欢用过的口红，穿上喜欢的衣服，戴上心爱的帽子或是围巾。入殓师仅仅是帮旅人整理整理妆容，帮旅人穿戴好一切，让旅人好心走上旅途罢了。

这样一想，死亡就不再那么沉重了，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他还笑得那么甜，笑得那么轻松，仿佛告诉葬礼上的人们——“这是我最美的一天，你们就开心地看着我踏上旅途吧。”你脑中就回想起了他的以前，他可能不能奔跑，也可能曾经跑得很快；他可能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美丽的衣裳，或者这么帅气的一身西装；你回忆起那些往昔，那些曾经，那些事情。你突然觉得，眼前躺在这个木盒子里的人，是那么值得珍惜的。你迫不及待地想触碰，结果回馈给你的是一阵冰凉。你哭了，放声大哭，震天动地，仿佛是要把这个空盒子里的人唤醒——徒劳无功，他怎么也回不来。你只是觉得，现在的他是纯洁无暇的，是高尚的。

那为什么还要对入殓师怀着深深的歧视呢？这份工作是多么神圣而庄重。用来为遗体化妆的一双手，是多么的纯洁，是多么的庄重与高尚。

温柔，这部电影中的死亡是温柔的。因为给遗体化妆的入殓师是多么的温柔。他们细致入微，严谨地做好每一项步骤，甚至细致

到遗体是不能露出一丝肌肤的。影片中无数的镜头都是拍着入殓师认真地为遗体更衣、上妆，我记得最多拍的是小林君的眼睛，一双无邪至真庄重的眼睛；还有入殓师将佛珠紧紧的缚住遗体的双手，这能够让死者走得更加轻松和释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被疏漏，这是对死者以及死者的家属最好的尊重。予入殓师世间最温柔的温柔，让生长在死亡门前的花儿都绽放绚烂的花朵。

然而不光是温柔，这部电影始终贯穿着人的一份温情。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甚至生者与死者之间。

入殓师这个工作遭到反对的竟然是自己至亲爱的人，你会怎么办？当你听到你至爱的人甩开你的手大声喊：“肮脏！”，你心里什么感受？你已经明白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你没办法放弃。然而妻子只能被迫返回娘家。这是小林君的故事，但是也可能是很多入殓师的故事。这件事令小林君十分痛苦。但他从他的社长或者说是师傅那里得到答案，或者说是从大提琴中得到答案。

大提琴是他在幼稚园的时候，父亲教他的。他现在还留着小时候的大提琴，也许是怀念父亲，也许仅仅只是为了纪念。母亲在两年前去逝了，父亲在很早以前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家弃子。他或许很恨父亲，但是他却能够记得父亲喜欢哪一首曲子 and 父亲教他的方法——在河滩上拣石碑来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牵挂。父亲给他的石头，他还保存着。他曾经在管弦乐团担任大提琴的演奏师，但是乐团却解散了。他卖掉了大提琴回到了家乡，戏剧性地成了入殓师。这就是小林君的经历，一开始可能是为了高薪短时而做下去，但是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工作的神圣。大提琴告诉他，必须坚持，不能再半途而废。

他与妻子的转折点，是在澡堂老婆婆的去世。她是个温柔的老婆婆，她几乎是照着小林君的成长。为老婆婆入殓是小林君做的。一开始妻子还是有些反感，但是看着小林君工作的样子，她突然释然了。这和我上面写的经历是一样的，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

这份工作到底是多么神圣，他的手到底是肮脏还是洁净。在最后，要请家属为老婆婆擦干净脸，每个家属都尊重地接过了毛巾，认真细致地为老婆婆擦脸。他们哭了，毫无顾忌地哭了，甚至当他妻子接过毛巾的时候，他看见了妻子的释然与妻子的转变。最后也是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幕，老婆婆最喜欢的那一条黄色丝巾整齐地叠放在榻榻米上。小林君毫不犹豫地帮老婆婆戴上，那是老婆婆最得意也是最美的时候吧。

老婆婆的丈夫似乎也是在很早就去世了，她一直坚守着澡堂，她说：“如果没有这个澡堂，会很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很多麻烦的。”她每天亲自为澡堂烧热水，而她的死因也是因为加柴的时候摔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了。当她的儿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也是有些伤心的，一个老婆婆独自任劳任怨地做着工作。我记得当小林君妻子要求帮助老婆婆烧一壶开水的时候，老婆婆却连忙地推辞：“做这些事情还让客人帮忙，会遭天谴的。”我也记得老婆婆戴着她喜爱的丝巾，在一个一直守在这个澡堂的老爷爷前，活泼地跳着的时候的那份欢喜。一直守着澡堂的老爷爷，其实是丧葬公司的火化员。

火化的那一天，老婆婆的儿子要见老婆婆最后一眼，要亲眼见

证火化。后来，老爷爷跟她的儿子说：“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正如门一样。”他笑着称自己是“看守死亡之门的人”。然后他缓缓地按下了“开启”，火把那个木盒子烧的旺，火带着美丽的老婆婆一起旅行。那个美丽的老婆婆，今天可是戴着她最喜欢的丝巾，今天她可是戴着花的，是最美的。

火化以后，小林君和他的妻子，在河滩走时，小林君捡起一块白石子，闭上眼寄托给石子深深的牵挂。他说，平滑的表示心情平缓，凹凸不平的表示心情跌宕，越沉的石子表示牵挂越深。妻子把石子放在胸前，她似乎是感受到了小林君的那一份情谊。而我发现，这块石子和他给予他父亲的那块石子竟然如此相似。

他的父亲，在他六岁时就丢下了他，和一个女人跑了。然后就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两年，却收到了父亲的电报——父亲去世了。小林君，不想再见到父亲，他还恨着父亲，恨他把他抛弃了。

然而经历了很多，他还是去了。看见父亲以后，他才听说，他这一生都是孤身一人，他沉默寡言，只是默默地帮助渔场的人，换来一个房间和几顿餐饭罢了。我记得那时候小林君的话：“他这一生又算得了什么呢？”是啊，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一个女人抛下家庭，结果就换来这么一个人。仅仅一箱不值钱的遗物，仅仅一个小小的房间，仅仅几餐粗茶淡饭，仅仅换来丧葬公司粗鲁的对待。

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他要帮他的父亲入殓。当他掰开父亲的手的时候，掉落的正是小林君小时候送给父亲的石子，它紧紧地被父亲攥在手心里。小林君怔住了，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父亲的身影，渐渐清晰了，他是有明亮的双眸，有世间的温柔。这应该他最重要的一次入殓，一双手，结束了这几十年来的恩怨，结束了父子的羁绊，他的温柔和他的温暖稀释了几十年的埋怨与愁。

电影结束是大提琴的音乐，久石让的音乐总是这么扣人心弦。也许是大提琴带有的几分低沉，我突然回忆起小林君的遭遇。突然觉得有些神奇，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一切都显得是那么淡淡的，淡淡的就像普通人的经历一样。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太生活了。

然而这贴近生活的电影中还带着一些温柔。

一些对死亡的温柔。

一些对入殓师的温柔，或者说入殓师对时间的温柔。

忘怀不了，小林君在冰雪消融的时候，坐在河岸边静静拉着大提琴的那一段。那是怎样的情感，才能拉出那么动人美妙的音乐。

忘怀不了，小林君，用庄重肃穆、温柔、冷静和令人敬重的技艺去为每一个准备旅行的旅者画上妆容。那一份温柔，成为生者一份眷恋，成为死者一份守护。

但是最不能释怀的是每一次葬礼上那些泣不成声的生者，他们有的静静的看着，有的默默抽泣着，有的扑上前为了看预备旅行的人儿最后一眼。这些都已经成了他们抹不去的伤痕。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予你世间的温柔，让一切不可消逝，不可磨灭的痛痕，在一片温柔又温暖的阳光下，温干。



出自组图《去灯塔就是去海角天涯》图 / 孙涛

心的灯塔

文 / 谢靖颖

天空像是一盏乏了油的灯，暗暗的，蓝蓝的。云赶在黑夜席卷之前悄悄溜走，只留下孤独的天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美丽的海域。大海宽广而深邃，时而，船只调皮地驶过，划出一条白花花的水带。

风凉飕飕地刮过，海浪拍打着礁石，小蟹钻出沙地。远处，一个光点亮起，不似明月皎洁，不如星星空灵，但却照进了人的心底，轻轻的，暖暖的。那是一座矗立在孤山上的灯塔，光线射向四周，照亮整个海域，给船只指引着方向。在黑夜里，渺无人烟的海上，远归的船员看到灯塔，就找到了家。

这几张图片，登在某一期的《城市画报》上，那一幅幅唯美而诗意的画面，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拍摄这些图片的摄影师叫孙涛，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任职南方都市报。他的《唐山祭》、《空城》等作品曾在各地摄影节与国际影展上展出过。2011年，作品《我要去寻找一盏灯》参加大理国际影会。这几幅灯塔摄影作品，就在这一系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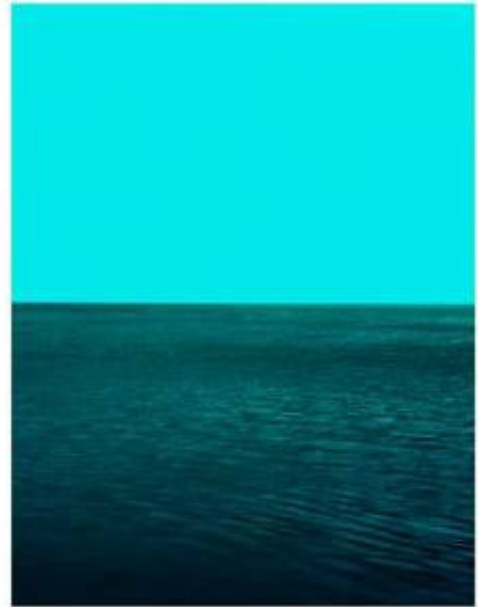
这些灯塔的图片，是孙涛走了13000公里，走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海岸线的岬角，偏远的岛屿，在无数的夜晚和黎明拍摄的。期间，遇到过在大山里迷路，深夜中找不到方向。甚至还被边防警察抓起来，当作间谍看押。

他将两个拍摄镜头，放在一张照片中，他说：“一张灯塔，放一张海，作为过渡，作为一个寻找的过程。”这不仅与主题相契合，而且也突出了人主观的内心想法和对美好的追求。

在拍摄照片的同时，孙涛还拍摄了录像，而录像也是很静态的，一个镜头锁定在那里，然后录下海水的声音、风的声音，灯塔的光在不停地旋转，最后就是整个完整的作品。

孙涛说：“灯塔只是一个方向。去灯塔就是去海角天涯。每当上路之时，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对一切的不期而遇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寻找灯塔，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词来形容，大概就是“文艺”了。驾着车，翻山越岭，找到向往的灯塔。如果你还能和心爱的人一起



出自组图《去灯塔就是去海角天涯》 图 / 孙涛

去的话，在这时，你可以靠在他的肩头，坐在汽车的前盖上，45°角眺望远方，这是何等的浪漫。就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只不过，人家看的是流星，你看的是灯塔，虽不说这个桥段用烂了且有些俗气，但看灯塔，明显格调更高。

当然了，灯塔的意义远不止用于情人间的小浪漫。人类赋予灯塔的意义是：方向、希望、温暖、坚守和远古的诗意。灯塔对于不同事物有不同的作用，不同人对灯塔也有不同的理解。对海员来说，灯塔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能够为他们照亮沉寂的夜空。对摄影师来说，灯塔是他们完美的模特，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展现他们美妙的身姿。对大海来说，灯塔是自身美景的点缀，有了它，能使更多的游人留恋。

我们的心里，也是有一盏灯塔，那是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是亲人、爱人，或是温暖的家。那也可以是最坚强的地方，是理想、目标和希望。有了它，有了心中那盏灯，即便再黑暗，我们也有战胜的勇气。在黑暗中行走，望见那盏橘黄色的光，便不再担心和恐惧，充满信心地向前走。

不由得想起顾城的一首诗《我们去找一盏灯》。

走了那么远 / 我们去找一盏灯 /

你说 / 它在窗帘后面 / 被纯白的墙壁围绕 / 从黄昏迁来得野花 / 将变成另一种颜色 /

走了那么远 / 我们去找一盏灯 /

你说 / 它在一个小站上 / 注视着周围的荒草 / 让列车静静驰过 / 带走温和的记忆 /

走了那么远 / 我们去找一盏灯 /

你说 / 它就在大海旁边 / 像金桔那么美丽 / 所有喜欢它的孩子 / 都在早晨长大 /

走了那么远 / 我们去找一盏灯 /

诗中的灯也许是家的代表。窗帘后面，纯白的墙包围的正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家，能够把在野地里受风吹日晒的野花变成另一种颜色，另一种没有冷漠、没有疲倦且自然而温馨的颜色。它不需要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表，不需要忍气吞声，不需要强颜欢笑。在灯下，在家里，我们可以卸下自己的伪装，追寻内心的方向。

灯，是心灵的诉求。我们都盼望着，有一盏灯能为自己点亮，

心灵的灯塔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它照亮了我们内心的小世界，有了灯塔的心灵，就像是伊甸园。

心就像一片海，心的灯塔陪我度过了日日夜夜。

赴约古典，赴约艺术

——“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收藏雕塑展

文 / 喻岸

还记得第一次西方油画带给我的冲击，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小男孩》所带给我的。画中的男孩身穿深蓝色服装，他手拿烟斗，头戴花环，眼神忧郁而迷茫，与背景中两束鲜艳而灿烂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使我惊喜的是两种不同颜色的碰撞——背景中带着压抑感的暗红与男孩服装中象征忧郁的蓝色的巨大反差，使整个画面在静谧中产生了一种神秘之感。那仿佛是一种心情的抒发，又像是一声悲哀的低叹，又如连绵的细雨。画面中的男孩给人带来一种纯洁得使人心疼的感觉，捕捉那画面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双眼已让我牢牢地锁住了那个唯美的画面。以前看三毛的书，书中三毛对毕加索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少年时期的她还曾有嫁给毕加索的愿望，当时我只是笑笑，而当真正看过画后，我才仿佛走近了三毛，理解了她的疯狂与热情。其实我是感到不好意思的——在西方绘画与雕塑中，除了那些声名远扬的，我对其余几乎没有了解。而《“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收藏雕塑展》，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个恶补功课的机会，更是宁静心灵的一次赴约。

本次展出汇集了西蒙基金会收藏的56件雕塑作品及23件绘画作品。西蒙基金会是由西班牙裔墨西哥企业家安东尼奥·佩雷斯·西蒙创立的非营利性慈善机构，据介绍，西蒙基金会也是欧洲本土之外最大的艺术品收藏机构之一。基金会的收藏囊括了从14世纪直到20世纪的欧洲艺术，而本次展览主要涵盖了19-20世纪欧洲学院派、新古典主义的作品。

大年初六，温度回升，久违的暖阳终于出现——注定是出行的一天。带好相机，带好心情，来到深圳博物馆。正处假日，人也自然不少，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这一场展览而来的。

本次展览包括两大主题——“古典与唯美”与“生命的维度”。

排队等待了一会儿，怀着些许激动的心情走进了展厅。昏黄色的灯光始终是神奇的调和剂，不仅能使浮躁的心情平静下来，更如同一把通往典雅艺术殿堂的钥匙，周围的氛围也被调和得非常宁静。

作为展览的第一部分，“古典与唯美”主要展出欧洲学院派艺术家的作品。这类作品题材大多为神话、宗教和历史，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将一种精致的美发挥的淋漓尽致。你可以嗅闻到欧洲艺术的气息，那是神秘而优雅的，如同铺满鲜花的一条道路，道路两旁有着辉煌而典雅的城堡，空气仿佛也成为典雅的化身，风的吹拂如同芭蕾舞舞者高贵的舞步。

令人欣喜的是，大部分展览的作品并非使人产生距离之感，它们都是贴近自然的。虽然作品中存在文化的差异，但是仔细观察，仍是易于理解的。在展览中，威廉·阿道夫·布格罗所创作的《纯真》即是如此。《纯真》一画对于细节的描绘达到了大师级的地步，无论是对于画中女人侧脸神态的描摹，还是孩子熟睡时的祥和，抑或是人与景的和谐，布格罗都运用了其充分的想象力与细致的观察力，使这幅景象达到近乎完美。对于人物的刻画，布格罗并无使用过多的技巧，却在无形中使画中女性的优雅圣洁形象更加鲜明，似乎有了女神般的圣洁光辉。

在第一部分“古典与唯美”的展览中，学院派艺术的精致美在这些绘画与雕塑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学院派艺术固有“程式化”的缺点，但其对于作品的精心与细致，对于创作的热爱与热情，却绽放着独一无二的色彩，领着你进入古典而唯美的殿堂。我久久地站在作品的面前，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脑子里一面空白，只剩下纯粹而傻傻的感叹——“真美啊！”

展览的第二部分——“生命的维度”主要呈现的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之间的现代主义作品。比起“古典与唯美”，它多了一份“鲜活”之感，一种茂盛的“生命力”。创作者转变他们视野，主题与生活更加紧密相关，创作者通过他们的作品来表达对艺术与生活转变的思考。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发生了变化——主角不再是高贵的贵族，而是平凡的劳动者。《铁路工人》即是这样一件雕塑作品。这个作品是由尤里乌斯·施密特·费林创作的，他将静态的雕塑出色地塑造出了动态之感。费林对于主角——铁路工人的情感表达拿捏得恰到好处，充分运用其高超的技巧将人物的心情转化成生动的神态。坚毅的神情将工人的压迫感与对生活的反抗衬托得刚刚好。

在“生命的维度”中那一幅幅色彩明朗的画，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画框中还保存着炽热的心跳。这一回，再次甩开其它浮躁与嘈杂，全神贯注地凝视这些作品，我惊奇地发现，那些与大师间看似遥不可及的距离好像有所缩短，虽然也仅有几厘米。

仿佛过了许久，我离开了展厅。这是深圳建市以来最大规模的西洋美术藏品展。这也是深圳市民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与国外博物馆媲美的顶级艺术品的一次机会。在这座原本是“文化荒岛”的城市中，

文化与市民的距离正一步步地缩短，这种类型的展览亦逐渐成为了市民业余生活中一道鲜艳的色彩。

此外，融建筑与绘画于一体的展览，也便于观者更进一步地比较创作者在不同创作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建筑与绘画在欧洲近代艺术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同熏陶之下，观者也更能感受到富有“立体感”与“充足感”的古典美。

展览中看到安格尔的一句话——“世界上不存在第二种艺术，只有一种艺术。其基础是：永恒的美和自然。”在这场展览中，天真可爱的孩童，象征高贵与女性独特力量的女神，英勇和强壮的骑士，好奇的女仆，纯洁的爱侣，无不像一面面神奇的镜子，这一面面镜子仿佛摆成了圆形状，共同反射着圆心——永恒的美与自然。这艺术永恒的主题，不仅是破译创作者们以各种特殊语言进行自我阐释的密码，还是欣赏作品的我们必须朝圣的心灵的栖息地。

美与自然，这两个词是特殊的，我猜想这两个词语的“包含关系”，结果我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算了吧，也许，如同许多神秘的事情一般，真正的答案本来就是看不见的。在这场展览中，我仿佛成为了虔诚的朝圣者，周围人的脚步声也仿佛提醒着我，这更像是一场宴会，一场属于大家的饕餮盛宴。画中的女神各个无声，画框却无法框住那无尽的魅力及空间艺术的光芒。站在作品之下，忽而我们自身变得无比渺小，如同沧海之一粟，只能被这些作品完全折服，全身心地将烦乱的心灵沉淀下来，接收百年前珍稀作品的洗礼。我的感觉，如果化用 The Beatles 的一句歌词来说的话，便是：无限、永恒的艺术之美照耀着我，如同百万个太阳，不断呼唤着我，跨越万物。

这便是艺术的力量。

这也是美与自然的力量。

今日，晴空带云

文 / 余伟

每次坐飞机时，最爱坐窗边。
每次坐窗边时，最爱拍窗外的云。
看着这变化莫测的云层，散发着奇妙的光芒。
就会觉得特别的奇妙。

你是否也有过和我一样的心情。
喜欢在飞机上拍穿窗外的云呢。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是否还会记得当时的心情呢？

(以上文字摘自豆瓣线上活动“那些在天空飘浮的云”)

这是豆瓣上一个简单的线上活动——“那些在天空飘浮的云”。你什么时候注意过这座城市的天空呢？匆忙时你是否无意间的一抬头，心中慨叹一声“真是个好天气”呢？你会不会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羡慕起天空中漂浮的云？云是悠闲的而又变化莫测的，云是洁白的而又色彩斑斓的。云的种类多样，你或许是喜爱丝丝缕缕又层层叠叠的卷积云，或许喜爱云浓而厚似连绵山脉的积雨云，再不然就是淡淡的浅蓝、一点点灰白的高层云。“悠悠闲闲处作奇峰”，今日，晴空带云，一个好天气，等你的一个故事。

我带你去流浪

“如果我有一艘飞船，我就带你去流浪。”这是这张图片的配文。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猜测许多。“John Wong”这张图是豆瓣上这名豆友的。本想联系他，询问他的答案，然而他却并没有给我回复。也许是这个问题太过于个人，我仅仅是一位陌生人罢了。但更也许是，这句话是他的一个小小伤疤——就只是在心里的伤疤，时不时的让你的心，阵痛一下。

然而我的猜测与这些都没有关系。他应该是一名背包客，或者他痴迷于旅游——这个故事，应该是与旅游有关的。也许还是个带点温情的故事。故事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约定“如果我有一艘飞船，我就带你去流浪”，另一方是她可能还是孩子，也许是躺在病床上，也许是坐在轮椅上，只能处在原地，静静的看着天上的云。他是个陌生的背包客，只因为寄宿了一晚，谈话间知道了她的故事。他拿出一直放在背包里的相册，耐心的给她讲每一张照片的故事，每一次旅行的故事。她是个温柔的孩子，她温柔的一笑，耐得恒久的伤痛。他被她打动了，这一张照片可能是他离开的那一天，仰望天空时候摄下的。她应该也在看着一片云吧，她应该还记得我的那些故事吧，她以后还能笑的那么开朗吧。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约定，我想造一艘飞船，我想和你一起流浪。



图 / John Wang



图 / 亚亚

一个人逛鼓浪屿

这一张飞机上的云，是另一名豆友“亚亚”的。亚亚是一个爱旅行的女生，鼓浪屿那一次，她是11年的1月去的。豆瓣上联系了她，下面讲的故事，是她一个人在鼓浪屿发生的。

我在之前介绍过，鼓浪屿是一个园林和别墅林立的地方，岛上的钢琴也是非常出名。这一次的故事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仅仅是鼓浪屿的美食，还有鼓浪屿的幸福海岸。一个人在鼓浪屿走走停停，穿街过巷，不知不觉的，就迷路到了鼓浪屿的海岸边。

“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份手绘地图。但是最初买的鼓浪屿的那份地图，看得我一头雾水。再加上没有什么方向感，地图只能是偶尔被参考的对像。于是凭着感觉开始乱穿在各种小巷里。不知道是从哪一条小路穿出来，突然听到浪声。阳光洒在海面上，海滩上有几对情侣在嬉戏。突然觉得生活很美好。坐在海边听着海浪声看着幸福的画面。整个下午就沿着海边走走停停，舍不得离开。”（文字来自“亚亚”博客）细细这么一想，也是十分美妙的。初次到鼓浪屿，手中只有一份地图，不知西东。走街窜巷，可能无数次在转角偶遇过悠闲的猫儿，可能无数次都被任何一幢建筑的美所打动。手里你握着单反，但是美得却忘记了抬起你的相机。或许你走着，就被路口的一个飘香的小店所吸引，简简单单的一碗鱼丸，清汤加葱花，却在那里吃得赞不绝口。而你又继续迷路，却在另一条路上，感受到了咸腥的海风吹拂。你跟随随着风儿，迷失到了一个小小海岸。海风吹拂得有些晕熏熏，坐在海边流连忘返。

鼓浪屿的文化，全部浓缩在每一角落的建筑上。鼓浪屿的历史是需要品的。亚亚说了一句话：“鼓浪屿是个有故事的小岛”。一幢房，一片海滩，一座小亭，一尊雕塑，一栋灯塔，小到一张明信片，一只猫，一朵花，一棵树，都是带着故事的。会不会这棵树就是林语堂先生亲手植的呢？你我都不知道，敲门问历史，历史只会回你一个模棱不清的回音，待你探索。一个人旅行或许是有点寂寞，但是鼓浪屿不会让你寂寞，你会在随意的路上发现一点惊喜。比如亚亚发生的故事，找寻一个消失的“画廊客栈”——

“‘画廊客栈’的生意应该比较好，我去询问时，基本都没有什么空房了。后来老板给我介绍了另一家，就是山顶上的‘画廊’。因为天太黑了，再加上鼓浪屿的小巷太多，所以我又没找到。

很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当我重新再走前一天走过的路时。才发现，那些我没寻到的客栈，原来都曾经路过。只是因为它们不是那么显眼，有时只需要再转弯，或者再穿个小巷，就会发现它们了。”（文字来自“亚亚”博客）

或者是，在一个路边，你会发现一个比你还要老的小摊。亚亚遇见的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小烧仙草的小摊——

“这位老板是一位很热情的人。你在这里吃烧仙草时，他会很热心的给你介绍这些是怎么做成的。据老板说，他们家在岛上做了五十年的烧仙草。他这个小摊位，在这个位置就有十年了。十年呀，

能坚持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真不容易。问老板，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为什么不想着换个更大的门面来做。老板说，如果换到大点的地方了，那么各方面的费用成本就增加了。那价格也会相应的增加，这样对于很多吃惯了他们家烧仙草的人来说，会觉得很划算。而且人也会更辛苦，到时失去的可能会更多。多么豁达的思想。”（文字来自“亚亚”博客）

坚守一个小小的烧仙草摊位，十年。老板也是一个迷失在鼓浪屿的人吧。我曾在图书馆借过AIR夫妇的《迷失。鼓浪屿。》AIR夫妇是后来定居在鼓浪屿的，为了简单的三个字——“花时间”。十年，时间花在一个烧仙草的小摊，却把心寄给了鼓浪屿。

亚亚的故事很长。前前后后有六篇博文，我耐心地都看完了，却不再有心思再写下去——旅行的故事，只能讲一段，剩下的要聆听者。选择一个适宜的时间，约好慢时光。开始一段旅程。

尼泊尔的虔诚

这张图片，是尼泊尔的纳迦尔格特。照片的主人是豆友“Lu.HQ™”。他是个随性的人，居住在北京。和他聊天我们都是很随意的，结果也没有知道一整个故事来。应该是时间隔得有些长远，很多事情他也记不清了。但我唯独喜爱这一张照片。我故意没有去询问他，这张图片到底是日出还是日落。因为我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来，之前我在豆瓣上，看见有人发了一张图片，他问我们，你们看见的是日出还是日落？下面很多豆友都回复评论，有的说“日落”，有的说“日出”，有的说“看到日出就是积极的，看到日落就是消极的。”我并没有回复，静静的观察着，照片中的天空。美到了极致。我不必去在意到底是“日出”抑或是“日落”。我只是怀着一颗对天空虔诚的心去欣赏。

纳迦尔格特，他说：“那地方，在加德满都旁边的一座山上，地势高，视野特别开阔，看过去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所以看日出日落特别漂亮。”尼泊尔是个虔诚信佛者的圣地。

蓝毗尼(Lumbini)，佛祖诞生的地方。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过那里虔诚地参拜。他只是跟我说，拜访了一些古镇罢了。古镇？印象中，江南的古镇是水乡、茶楼、阁楼还有一叶舟；凤凰古城是沉淀着历史的，是悠久而深远的美；还有的是小巷与大理石、青苔与墙边草、椽与屋瓦。

“尼泊尔的古镇宗教气氛浓厚，很多寺庙，而且至今都有人一直居住在里面。商业气氛也远没有国内的古镇那么强。”他这么回复我。平静的几句话，我却想象着那些古镇在喜马拉雅山下的样子，想象着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光着脚，双手合十，朝拜寺庙——漫漫朝圣路，再适合不过。

我对尼泊尔的印象很浅，那里的人们仿佛是与世隔绝，过着朝圣虔诚的日子。我却钟意于尼泊尔的生活。生活在山脚下，每天和山做伴，圈养牛与羊，回家泡一壶尼泊尔红茶。连日出日落都看腻，生活何不惬意？

他的故事也就只有一点点，我不再去询问他什么。而因为他，我知道一个在天空之下的虔诚的尼泊尔。



尼泊尔的虔诚图 / Lu.HQ™”

每年夏天的你们

这个故事，是两个人的，发生在夏天。上图为豆友“cookie”，下图为豆友“-Pilgrim”。故事大概是一样的——高中毕业了。上图的配文“高中的老照片，好怀念那段时光。”下图的配文“是否还记得2011年高考最后一天走出考场时的好天气。晴朗晴朗晴朗。”每年的夏天应该说，每年的六月，总是要分别的。“黑色的六月”，我以前的老师总爱这么形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三应该已经开学了，为了高考这么奋不顾身。很多人都在羡慕西方年轻人的青春，他们可以自己组建乐队，自己出去旅游，恋爱或许也是自由的。但是，正如“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青春。为何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青春自得其乐呢？刷完一道困惑你一个下午或者好几天的数学题，你会不会大笑三声，赞叹一声自己？语文阅读题，抒发自己的看法，结果和后面的参考答案，一点都擦不上边的时候，你会不会举起红笔把参考答案改成你心满意的一个答案，然后会心一笑？一定要埋头苦练题海战术吗？用点时间空出来，自己整理一条历史的时间轴；画一张即使丑也十分满意的中国地图，如何？

高中的时光，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间，也是一段值得珍藏的时间。每一分钟每一时刻都值得记住因为路过了你就再也回不去了说不定，以后你心中还有那么一个画面——那一天阳光正好，你站在走廊上，享受夏日的悠闲的风，无意间的一瞥，看见正走在校道上的她或者是正在篮球场挥洒汗水的他。永生难忘。

送给那些青春的人们。怀念，不如珍惜。珍惜，不如把握。那些晴朗晴朗晴朗的日子。

云过风清

故事，还有很多，但我已经不想再讲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晴空带云的一天，都有发生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现在云已经散去了，碧蓝如洗的天空，反倒看着十分刺眼。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任云儿在心头散开。

我喜欢，喜欢那些云儿描绘的故事，喜欢故事中的你们。今日，又是一个带着故事而来的今日。一阵风，散了我心头的云儿，沉沉的睡了。



图 /cookie



图 /-Pilgrim

美国 LGBT 代表团接待记 (四)

文 / 莫无忧

(由于本文长达三万字，因此我们决定分期登出。本期刊登的为最后一部分。)

感想篇

终于写完两万多字的回顾了，很累但很值得。这几天我原本是“临危受命”，许多工作，尤其是翻译都是临时加的，此前也没有受过相关训练，自然还是做得很不足的。我的英语本来不算很好，上了大学以来受各种影响更是有所退步，在做翻译工作时我既没有学过专门的速记法也没有完全把双方的字句表达出来，很多时候采取的都是意译。但诚然，根据我为数不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看来，有所谓的发音、语法、词汇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语言组织能力，把你的意思表达好。我自认在地陪时用的词汇一点都不高阶，但外国人其实很多场合用的词汇也是不高阶的。在日常交流层面，窃以为更多要注意的是“灵活”二字。

这几天的感想甚多，我一时无从下笔。现在闭起眼来，想到的还是风趣幽默、戏称自己是“Asian Queen”的 Paul、稳重而对艺术充满着无限激情的 Jon、蓄着性感小胡子、拥有性感小身段的 Anthony 等，甚至帅气的 Kush、可爱的 Jason、阳光的 Derrick、友善的 Loren 和 Brian 等也在我脑中闪现。但若说给我“震撼”比较大的，还是我从未做过她地陪和交传的 Marsha。

Marsha 是一位由男变女的跨性别人士，猜测一位女士的年龄虽不礼貌，但从其工作经验上来看，估计也超过 50 岁了。Marsha 很高，皮肤很白，以至于我曾问她先祖是不是维京人，但她是来自中欧的高卢人后裔。我此前从未接触过跨性别者，即便在影视作品上也很少得见，影视作品多表现的是异装癖者或因生计而不得不做的“人妖”等，想来我对跨性别者最接近的视觉印象应该是来自于 2007 年邱礼涛导演拍的一部关于香港性工作生态的《性工作十日谈》了，这部类纪录片形式的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希望筹钱去做手术而现在只能先异装的男性角色。当然，这次活动中通过与 Joanne 等的交流，我方得知原来异装癖和跨性别者是有区别的，他们并不是阶段性的关系，并不是如我和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异装癖只是暂时没有做手术的跨性别者”，从性学上他们是不同的类别，用 Joanne 的话来说，异装癖者只是喜欢异装，但跨性别者就是“the wrong sex in a wrong body”。我对跨性别从无研究，也无从研究，此前说不上有坏印象，但多少总显得有些模模糊糊。当我初次见 Marsha 的时候，她戴着女式项链和耳坠，画了眼影和口红，自然认为她是女士，但仔细看如此高大的身材，加上眉目间那种抹不去的神采，让我疑心她是否是跨性别者。当面问人总是不礼貌的，随意我翻看资料后才印证了自己的猜测。但 Marsha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这多少让我想起我高中的地理老师小莹姐，都是上了年纪的女士（小莹姐肯定是过四十了），但都那样地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成熟而谦和的魅力。当时小莹姐不但地理教得好，

是科组里的一把手，更是她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位女士到了这个年纪也会那么有味道，可谓“最是沧桑起风情”。同样，Marsha 真的是一个 well-educated 的人，用词高雅、口音纯正、语气得体、神态自然，我虽不是一位跨性别者，我也不准备以一位女士的方式生活，但若我到了四五十岁能有 Marsha 那样的风采，也无憾了。

在第三天游玩的时候，我很坦白地告诉了 Marsha，她是我第一个接触的跨性别者，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Marsha 虽然是“女流之辈”，但一点都不显软弱，她不但服务众多组织多年，且曾担任过全美 LGBT 支持奥巴马的组织“Obama Pride”的副主席。或许她是符合许多男士想象的“外表温柔，内心坚韧”的女性形象，起码在我看来这才是理想的女性。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很多人的小店买水的时候，我坚持帮 Marsha 付，一来一瓶矿泉水并不贵，我且尽尽“地主之谊”，二来就像我对她所说的，“Although I'm a gay, but I still wanna do something polite to my lady”（尽管我是一个同志，但我依然希望为“我的女士”做一些得体客气之事）。可能熟知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大多数女生并不算有什么好脸色，主要是多少觉得女生啰嗦、无理取闹等，我也压根儿不会帮女生付钱，除非她是我的好友（当然了，像推门请女士进这样的还是会做的，这是礼貌的一部分）。但 Marsha 深深地折服了我，在她面前似乎有一种欧洲骑士的感觉，让你觉得为她做许多都是值得的，而你对她也只有尊敬与赞赏，而并没有丝毫不道德的想法。

除了 Marsha，我们在这几天也分享了许多故事，如同穿历了不同人生一般。在一次交流中，谈到“what's your life for”（你的生命是为了什么）这个话题，有一位受我们尊敬的同志中心领导人，向我们倾诉了自己的内心。他出生于内陆，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也在一个精神病医院里生下了他。可以想象，一个男人对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以及在精神病医院里诞下的儿子是有什么态度。所以，从小他就见识到了许多人间的苦难，他也树立了服务于社群，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的愿望。他的母亲在他 18 岁时离他而去，他一直认为这是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妈妈最后的馈赠，一定要把他抚养成年，然后无憾而逝。所以，当他出来闯荡，换了几个工作后，他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岗位，正因为它与自己最初的理想是最为契合的。当他说到自己的故事时，他掉泪了，在场的听众，包括嘉宾也掉泪了，我强忍着泪水做着自己“无情的交传”，但我内心有一个声音说，“he got me”，会后我对他说自己真的被他的故事和理想打动了，以后中心需要我的地方，我自当听候差遣。我一直坚信一个人若是在年少时期就树立了理想，尤其是为了世界更美好的理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为何一直热爱模联的原因所在。之前曾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把《数码暴龙》第一部的完美主题曲体现出来，长达十几分钟的视频里几乎涵盖了第一部所有的经典。我看到

一个我很欣赏的好友的评论，他说“当我儿时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便树立了拯救世界的理想，至今仍未褪色”，我当时不可抑止地鼻子就酸了。我小时候看得动画不多，系统地追过，喜爱过的更不多，若说《游戏王》排第一位，《数码暴龙》就是第二了，而我那位朋友所说的，也正是当年《数码暴龙》给予我的感动，最起码在它前三部里都是这样的，“便树立了拯救世界的理想，至今仍未褪色”。

所以，当我们在最后一天晚上讨论是否要跟政府谈谈，希望政府把 MSM 人群的 HIV 感染问题列入议程表时，我坚决支持了要跟政府谈的看法，同样也是站在了那位同志中心领导人的一边。除了如我之前所说的原因，广州具有良好的民主传统与较优的“民间-官方”互动氛围以外，我也相信那位同志中心领导人，以及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士能把这件事做好，因为他们富有热情，怀揣梦想，是真的想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尽一份力的。我见港台的大学校训，多有“服务社群”一条，乃至中学校训里也有，但迄今我还没见到内地的大学有这一条的。此前我对这一条感受不深，也一直不太知道什么是“服务社群”，但这几天的经历可以说给了我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诚然，在与嘉宾的交流中我们都承认，中国的社会环境很不好，其实美国很多东西是通过社会群体做成的，无论是秉承“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政党，都从来只是关注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而非政府是否应当禁止的问题，所以社会资源开发出来了，很多事情就能做好。反观中国，并非没有社会资源，最起码很多有能力的非体制内人士我们还是有的，但从政府或法律层面上的控制比较严，在我看来在政府眼中是否开放社会资源以允许社会群体的活动，是跟执政党的地位有关的，所以除非出现蒋经国先生那样的历史时刻，否则可能真的很难做到。我并非一个暴力革命者，我更不是一个坚定的移民避居者，归根结底我还是抱有改良主义的想法。我从不否认中国的现状可能需要经历阵痛，甚至在这样“改良主义”的道路上会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是其他，但归根结底我希望结束执政党地位不变这个现状，但并不优先谋求暴力的方式，我没有系统的理论，更没有详尽的方案，我只是如千千万万个探讨中国现状的年轻人一样关注着。我提出的方案或许是幼稚的，但我认为要达成目标，就应当从“公民社会”的建设，从教育入手，我并非全盘寄希望于体制内的“良知人士”，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做一些博弈，在灰色地带，乃至不合理的问题上做争取，一步步推进可能慢，但或许更好，西班牙式的民主转型或许有当今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

除了一些比较宏观的思考以外，这三天中的一些“微观的观察”一样让我感慨。我曾提到第二天晚上在同城社区，我看到我高中隔壁班的一位直女同学在做交叉义工，而跟她合作的一位男义工（不要问我为何他们的交叉安排了两个，我也不知道）却是同志。其实虽然社会上对 LGBT 仍然存在歧视等问题，但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是有着“LGBT-Friendly”的思想的，我身边的朋友即便他们未必关注这个话题，未必愿意来投入相关工作，但最起码他们能做到不歧视（虽然他们也会拿这些事打趣，但善意的玩笑对于我来说还是可接受的），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这次交流中异性恋义工中，还是以女生居多，但我也看到了直男义工的出现，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不了解，不沟通，则永远解决不好问题，而我也向来信奉在很多事情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异

性恋主动接触 LGBT 有助于我们向外传播正面信息与形象，同时反过来让一些 LGBT 感受到所谓“异性恋的世界”并不是总是充斥着歧视与仇恨，他们自然也会对生活，对自己的身份有着认同与希望，此前我已经强调过“自我认同”这个问题跟许多 LGBT 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若能从异性恋角度推动 LGBT 的自我认同，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的相关社会环境可能比我们宽容，但他们依然面临着一些自己的问题，如极端保守宗教团体的活跃，地区对 LGBT 态度的割裂等（譬如 Jon 所举的例子，即便在《断背山》已经声名远播，许多人无论是否是 LGBT 看了都为此间的爱情所感动，但根据调查，在电影的取景地怀俄明州，同志牛仔的生存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当地依然是比较保守而略显愚昧）。同样，在中国或许我们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能不能在全面推动的同时，重点在部分发达城市推动相关工作，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思路呢？可不可以从自身做好，逐渐潜移默化地影响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让我们起码播下对未来的寄望的种子呢？窃以为，这都是参与了这几天活动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需要去思考的。

美国也走过许多老路，譬如在西好莱坞，其实同志遍地都是，但当有人提出能否建立一个专门的场所提供给一些因 LGBT 问题而被驱逐出家的孩子时，却遭到了许多权势人士的拒绝，即便他们本身可能也是 LGBT 的一员，理由竟然是他们认为西好莱坞应该是一个“梦想之城”、“梦幻之城”，在他们心目中就如同天国一般，而这样的“天国”自然是不允许一些无家可归者的出现的，因为这是如此的“不和谐”。这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竟然与今天的中国何等类似，不但 LGBT 问题，那些当年西好莱坞的权势人士的思路不正如今日中国当局的许多人的想法一样么，但最后的结果呢，现在西好莱坞变成了全美对 LGBT 最宽容、最友善的城区之一。在美国发生的事总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因一位高中生同志自杀引起的“it Gets Better”活动、美国国会废除“Don't Ask Don't Tell”政策，还是纽约州通过了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但其实在中国所发生的一样能，最起码引起美国 LGBT 届的关注，无论是之前北京在“同志骄傲日”所做的“彩虹旗单车环城游”，还是上海某同志酒吧被警方强行闯入并在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证据或可疑物品的情况下随意阻挠正常营业，都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多少人把上海同志酒吧事件看作是中国的“石墙事件”（1969年，纽约“石墙”酒吧遭警方搜查，这在当年的美国本是常事，但本次搜查中首次有人拒绝合作并引发大规模冲突，事件的影响很大，随后美国成立了“同性恋解放阵营”，投入了上世纪中叶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纷纷效仿，所以“石墙事件”被视为美国和世界 LGBT 维权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的 LGBT，尤其是 LGBT 活动家不能因此灰心，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如今艳羡的他国环境同样是要靠争取，我们当做的是吸取他们的教训，走好自己的道路。此外，我们也不参与了许多 LGBT 事件么，无论之前孙吕夫妇在微博上的言论引发的大讨论，还是更早些时候因乌干达要通过处同性恋死刑的法律而发起了“呼吁废除乌干达同性恋歧视法律”的投票活动，都证明了我们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好。此时不行，则后世终不得见，况且我们这一代，不正应该有些“使命感”么？

在三天的接触中，Loren 和 Brain 的感情也给了我极深的感触。他们相识于 1992 年（恰巧 Lorri 也是和伴侣在那一年搬到洛杉矶并接受 L.A. Center 工作，我也出生在那一年，所以我戏称“that year is what good things happen”），现在 Loren 年近六旬，Brain 也已经 47 岁了，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所谓“同志老了之后是否会有幸福生活”是有可能的。Loren 和 Brain 在人前并没有什么亲密的动作，甚至不会牵手，但此间那种默契却能感受到，如同微风暖流轻轻拂过。当 Loren 跟我聊当年 Brain 吸引他很大原因是他那双美丽的眼睛时（Brain 是爱尔兰移民后裔，眼窝深邃，眼珠碧蓝，真的非常漂亮），我能看到 Loren 眼中闪现出的光。所以，当你见到这样一对可谓是相濡以沫的同志伴侣时，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心存希望，知道你以后也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知道即便在你已容颜不再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和你举案齐眉，那如今你又为何要挥霍自己的青春，不做好你的“自我认同”呢。我并不是一个滥交的人，对爱情也算比较慎重，但我也认为自己有过放荡的，放弃自己现在这种秉承的观念的时候，我动摇过。Loren 和 Brain 是我迄今为止现实生活中接触的第一对同志伴侣，哪怕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你都会受到鼓舞，都会认为自己是“proud of being gay”的。

还是那一句，这三天，很累，但很值得，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第三天晚上回去的地铁上，进入白云区后比较多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打着电话说着家乡话，在平时我不会去关注，但不知那天为何竟竖起耳朵听了，且第一反应以为他们说的是英语，把他们那些外人难以辨析的发音尽量往英语上靠，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三天的脑子都处于高速运转中，做交传要保证意思传达得到，还要注意语速不要拖延时间（因为每次活动时间基本都是不够用的，本身翻译就用去了一半时间，再加上有些听众发言是比较拖拉的，所以做交传其实有些做“主持人”的感觉，要控场），不做的时候要地陪，自然也是不但要介绍广州和中国的各种风土人情，也要好好利用这些机会跟嘉宾做私下交流，睡得少，很辛苦（回来大睡了好久，导致专业课作业都延迟交了）。但我的感悟感想，相信各位在这几篇回顾文中都能看到，我欢迎与我的探讨，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不是 LGBT 的一员都能参与我们的工作。

各位无论是不是 LGBT 的人士，有你们，世界更美好。

哥们，是什么让你“受够了”？

文 / 林三·天昊

考 虑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不为其它，只是想问问，香港的哥们，到底是什么让你“受够了”？

我虽算不上常去香港，但一年也总会去个四五次买些大陆买不到的产品。我的父母比较喜欢去香港购物，或许是因为便宜，在这点上我觉得那些喜欢来深圳买菜的大妈是比较能够理解的，都是图个便宜嘛。

只是今日的香港，父母看来是去不得了。从反对外来劳工到斥责大陆游客在港铁上进食，到香港游客拍摄“大陆游客”用矿泉水瓶接下小孩的排泄物并将其放到网上，到香港网民集资在香港的苹果日报上刊登“我们受够了”，再到香港人当街围攻大陆游客并对其辱唱“蝗虫歌”。香港，似乎已经从一个国际化的旅游购物大都市，沦为一个闭关自守，排斥外来的大酱缸了。

我不想为大陆游客进行太多的辩解，因为这就好比小偷，即便是在再文明的城市，也是会有的，只是数量与动机的不同罢了。而关于香港网民所说的大陆游客不文明现象，我不敢说没有，只是数量没有香港网民说的那么多而已，况且这里面有多不文明的现象又真的是大陆人所为？这就好比我们常说女司机驾车不文明，可时常靠近时才发现开车的的是一个中年老秃。

有左就会有右，就连那么反华的南韩和日本都有亲华派的，香港出一两个倒华派的也很正常。所以有网民推测，说这次矛盾闹得如此之大，不过是倒华派的一次故意为之罢了，并且将之分析一二。自然，该网友的文章说的很有道理，但我们不会这么想，因为我们是理智人，而不是那些见风必起浪的会去大伙儿集资去什么水果报纸刊登什么“受够了”的主儿，文明人不能和野蛮人相提并论，这是常识。

近些年来，我总觉得世界要闹大饥荒，或至少香港在闹大饥荒。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反正我是见证了无数次香港人在大陆那如饥似渴的样儿。每每回想起来，我都能将之与三年困难时期相联系，为此我对于“饿死四千万”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我以前常去一家自助餐厅，后来就不去了（这里就不提餐厅名字，以免有广告之嫌疑），因为那里聚集了太多的香港人，而香港人吃自助餐的吃相，我实在不敢恭维，我们时常开玩笑说“吃自助餐就要扶墙进去，扶墙出来。”我们是这么说的，而香港人来大陆的游客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可以去深圳湾口岸附近的自助餐厅看看，那叫一个开眼界，一盘满满的鸡翅端上来，少说有二十只，在我前面的香港老太太（期间不断和其旅伴说“大陆仔如何如何”，故能判断其是香港人）能拿走十五只左右，剩下的还没有她盘子里的多。如果你时间更加充裕，建议你到离各口岸近的菜市场看看。我想了很久究竟如何来形容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买那么多菜时的震惊，最后我决定用我当时一个反



应来形容——“香港要打仗，人民要储粮”。如果不是这样，你很难想象一个老太太买猪肉的单位不是“斤”，而是“十斤”。香港人老说我们在港铁上如何如何不注意卫生，好，就当你们泼的屎我们全接了，那么我又想问问你们，你们在深圳的公交车上又是有多么注意卫生？只要香港老太太卖菜完乘公交离开后，留在深圳公交车上的便是一车一地的烂菜，您真讲文明！

有人问，如何才能将全社会都变成道德沦丧的人，答案很简单，那便是无限提高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而今时今日，香港人制定的道德标准就是历史新高……不过只针对大陆人，他们对自己的道德标准却是历史新低。

当香港人看到大陆游客在地铁上吃东西或者喝水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告诉这里不可以这样做，而是选择将其拍下，放在网上，号召大家一起来骂。殊不知在大陆内地的很多城市是没有地铁，只有火车的，而火车，却是可以吃可以喝的，我不是说大陆游客就没有错误，只是在封建的王朝时代，皇上尚且知道“不知者无罪”而在号称法制民主与自由的香港，却不能够如此理解，实在是“无知者无畏”。前者“不知”，故闹笑话，后者“无知”，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当香港人看到大陆的小孩子因为实在憋不住而在路边小便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告诉孩子的家长哪里有厕所，而是选择当一回陈老师，用手机拍下别人的隐私部位，放到网上，以彰显自己的功德无量。可是香港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憋不住小便时其父母是用矿泉水瓶为其呈接，只是怕玷污你们那一亩三分地。将心比心，试想一下，有头发的，谁想当秃子，你当人家就想在路边小便吗？可为何你们不是扮演一个主人家和向导的角色，而是当了一回周正龙，当了一回陈冠希，即便如此，你是否就问过人家愿意当华南虎，愿意当

钟欣桐吗？

当标榜法制与自由的香港人赤裸裸地无视法律与自由地歧视着大陆游客的时候，你们和当年那些标榜自由与博爱却同时蹂躏殖民地人民的列强有何不同？不，你们是不同的，后者尚且是在战争年代用拳头说话，而后者却是披着道德外衣做着婊子的勾当。

我们看到香港人围攻大陆游客，怒唱“蝗虫歌”的照片，我们应该抱怨，还是应该悲哀。看着照片中香港人那卑微且又丑陋的嘴脸，以及大陆游客无奈却又忍耐的面容，我的心不禁隐隐作痛，却又有一丝安慰。作痛的，是感慨为什么香港人的心灵如此扭曲，安慰的，是大陆游客面对侮辱时的宽容与慈悲，对，是“慈悲”没错，之所以说是“慈悲”没错，是因为那些唱歌的港民都是悲哀的。他们已经被本不应该有的仇恨扭曲了他们原本纯洁善良的心灵，以至成方舟子般的疯狗与变态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慈悲心的人看到一个疯子在路上乱喊乱骂时，也会投以一种慈悲的目光吧。

末了，在深港矛盾激化到前所未有的今天时，我等屁民本不应该在此时再火上浇油，只是“蝗虫歌”事件已实实在在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了，正如郭德纲老师所说“你惹我，我忍；你再惹我，我再忍；你还惹我，我还忍；你又来惹我，我又忍；你还来惹我……我弄死你！……人不能老忍啊！”你别说我极端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有时还真需要斩草除根，不然这香港人老跟这方舟子似的，像疯狗一样乱叫乱咬，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您说对吧，受够了的香港人。

韩寒代笔探讨： 强质疑、弱质疑和忽悠

文 / 破破的桥

昨晚我放话说要就韩方之争写文章，一些朋友留言说期待大作、佳作、高作。这让我很为难，吵起架来，嘴脸都是很难看的，不外乎是强调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无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然后想方设法地拉拢旁观者。顶多风度、策略有好坏而已。期待高人吵架，就跟看完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争斗后，到了现实里，发现大家打架时也就是挖眼抠鼻。所以本文肯定是一篇不咋地的文章，请大家抱着轻松娱乐的心情观看。

对于质疑，我的看法是：韩寒是否代笔这个话题，属于公众人物的公域事件，无论方舟子，还是任何人，毫无疑问都有合理和无理质疑的权利。韩寒肯定很不乐意，但这是出名的代价。打诽谤官司的话，此案在美国恐怕赢面不大，因为需要证明质疑者心怀恶意，很困难。至于中国这方面法律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那么，什么样的质疑会属于诽谤或者名誉侵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如何看待言论自由权利，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名誉权的合理边界，随被质疑者的身份（公权者，公众人物，普通人）而变，也随大众的认知而变，想要确切论个是非很困难。所幸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对“代笔质疑”一事中的网民心理和判断感兴趣。大众判断能力不提高，法庭出个结果，没用。

本来想到文章最后下结论，考虑到大家都比较关心站队的问题。我就在文章开始就讲吧。目前对韩寒代笔的质疑主要有四处：早期作品（求医、书店），竞赛作品《杯中窥人》，长篇《三重门》，博客。对代笔人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其父韩仁均。我个人的判断很明确：从目前已有的证据看，《杯中窥人》《三重门》等长篇，由韩仁均代笔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早期作品（求医、书店），韩寒博客，虽文字风格和情景并不能确定作者，但质疑者并没有能够提出能让我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信服的疑点或逻辑推断。善意推断的话，我倾向于同样是韩寒写的。

以下专门谈“代笔质疑”这个事情，不谈什么包装什么韩三篇，当然更不谈私生活。那些文后随便讲讲。主要讲我个人的逻辑判断，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明确一下定义，这里“代笔”指的是有人代写整段/篇文章，不是编辑或朋友订正、修正少量字句的正常行为。

一、代笔人

代笔，首先要有代笔人。一开始代笔人的说法有很多，比如有

代笔团队，路金波代笔等，但最后集中到韩寒父亲韩仁均身上，这并非偶然，其原因是如下逻辑：

(1). 韩寒是个十多年发表了很多作品的畅销书作家，《三重门》后公开发表的长篇，作品文风相似，也就是说，如果要代笔，必然存在长期稳定的代笔者或团队。

(2). 而这个长期的代笔者，如果能证明自己是韩寒这些畅销书的代笔，其经济收益是巨大的。

(3). 所以根据(1)，(2)推论，如果存在长期代笔者，他（们）又十几年都没站出来自证，那只能与韩寒的关系超越这巨额利益之上的人。准确说，如果有代笔，只可能是亲人。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质疑是针对韩仁均。因为所有其它的代笔嫌疑人，质疑方都会面临这个代笔者“巨额利益损失”难以解释的困扰。下文讨论质疑时，将把“如果有代笔者，那只能是韩仁均”作为前提条件考虑。

二、“强质疑”，“弱质疑”和“忽悠”

1. 什么是“强质疑”？强质疑就是所谓的“铁证”。比如你审论文的时候，看见一篇论文，里头有个作者自称的原创段落，和几年前别人已经发表过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99.9%甚至更高的几率属于抄袭。因为无论作者是谁，出现这种情况，哪怕仅仅一次，都基本可以确认。因为偶然写出一模一样的段落的几率可以忽略不计。除非一些非常意外的情况（比如早先投稿不中却被当时的审稿人剽窃等）。在有强证据的情况下，被质疑方理应站出正面解释，如果没有解释或者其解释无合理的证明力，一般可认定为“证据”。很可惜的是，在这场论争中，尚未看见任何证明韩寒文章属于代笔的“强证据”。

2. 什么是“弱质疑”？弱质疑就是“较少出现的情况”，5%，10%，20%。几个或者十几个同类案例中会出现一个。这种证据属于疑点，算作“不利条件”，但是没有太大的证明力。如果有更“强”的“有利条件”，那么这个弱证据就不起作用。比如“韩寒一边开赛车一边发博客，所以不可能”，这是强质疑，但是“韩寒在赛车的前一天凌晨发博客，所以不可能”，这是弱质疑。

具体的例子，比如：十几岁小孩不可能写出大人的角度与语言。



文章引用太多名人文章与英文，中学生知识面不可能这么宽。

有人说，虽然每个弱证据可能都只有 10% 或 20% 的作家才会出现，比如引用名人文章和英文，《三重门》里出现多处，这样多个弱证据叠在一起相乘，出现的几率不是很小么？其实不能相乘，因为它们的起因往往是相同的。比如作家认为，我这部小说要模仿《围城》，好好装逼，多引用英文，这很好解决，因为引用并不需要阅读原著，只需要二次引用（比如从引用原著的一般性书籍，原著的评论，报纸甚至看过原著的朋友交谈中）即可。只要有了这个“起因”，那么全书就自然会 出现无数个这样的“弱证据”，而“起因”相同的多个弱证据同时出现的几率，并不比只出现一个弱证据低上多少。

（有人在这里要问了，多个起因独立的弱证据可以叠加么？可以。但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弱证据连乘。实际上在总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任何弱证据，无论发生几率是 10% 还是 5%。叠加时对于总体概率的影响非常微小。这也就是为何捕风捉影是无意义的。由于该数学结论是反直觉的，所以很容易成为逻辑陷阱。）

那么对弱证据，一般的好反驳是什么呢？就是提出比这个弱证据证明力要强的有利证据。如果有强的有利证据出现，那么与之相矛盾的，弱的不利证据，就不成立了。

类似的经典案例比如《鬼吹灯》，看过鬼吹灯的读者应该知道，鬼吹灯是文革背景下的盗墓故事，作者的古玩、盗墓、文革见识经验在书中表现的极其“丰富”，写得活灵活现，该书极其畅销，很多读者应该都读过。我当时读完后，心想，五六十岁的老一辈还有这么有趣的人，真想见见呢。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叫“天下霸唱”的家伙，不是个 60 岁的老头，居然只有 28 岁，声称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瞎编的，平时也不喜欢看书，写着玩的。一时天雷滚滚，这九成五是被代笔啊！

很多读者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于是质疑纷纷出笼，指责作者不是原著，最后发展到有读者在福建某个小山村找到了真正作者的“遗稿”等等。对此，很快作者又推出了《鬼吹灯 II》，质疑声稍有止息，突然又出现爆炸性新闻，网友发帖称，一个有名有姓的原著者站了出来，王阅枚，还找上了东海电视台，声称其子女 02 年送其《鬼吹灯》手稿到某报社编辑润色，丢失。而网友也发帖列举诸多事例，认为：“28 岁的张牧野不可能写出第一部《鬼吹灯》。第一部鬼吹灯中引用了大量 70 年代流行语，对于历史、地理及风



水堪舆等知识也不可能是瞎编的产物。而第二部的水平明显比第一部差，是天下霸唱的狗尾续貂之作”。一时舆论大哗，某网投票，大概有七八成的网友认为《鬼吹灯》乃是窃稿。到后来，记者探访东海电视台，证实是假消息，做了澄清。而作者方对质疑做了冷处理。渐渐的，这些质疑也慢慢消失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是如何判断的？是这样的：

(1). 第一次质疑，用的是一个弱的不利证据。你只有 28 岁，完全没有任何古玩、盗墓、文革的经验，又不爱看书，仅凭着“瞎想”就想出了鬼吹灯，这属于“很少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们质疑你是窃稿。

(2). 第一次回应，则是一个比这个不利证据更强的有利证据。你说我编不出《鬼吹灯》。可我这又编了一本《鬼吹灯 II》。很显然，连续窃稿两本的几率，这个几率要比只窃一本，小太多。构成了有利的强证据，与前面的弱证据形成了矛盾。那么强证据占了上风。

(3). 第二次质疑。搬出了一个“代笔者”王阅枚，我有文革经验，手稿我 02 年送去编辑部丢了，但我有证人，而且我站出来质疑你。这是一个比 (2) 更强的证据。并且其它质疑者反驳了 (2)，你的鬼吹灯 II 比 I 写的差很多啊，这不合常理。

(4). 第二次回应。如果有手稿，那么是比 (3) 更强的证据，但由于作者是敲电脑的一族，没有手稿。只有等，随时间流逝，这个“质疑者”并没有抛出更多的证据，这是不合理的，此时 (3) 这个强证据的级别，变成了普通流言，也就是弱证据。最后发现根本不存在这个报导，这个“弱证据”又变成了“忽悠”。于是这个质疑不战自溃。

那么在韩寒这个案例中，对于弱证据如何考虑呢？

(1). 质疑方的弱质疑是：小孩不会模仿大人说法，引用的书籍过多超出了阅读量等。

(2). 回应方的方法则应该用矛盾的强证据覆盖，这些强证据由弱到强包括：

a. 驳斥并进一步削弱对方的弱论据，比如小孩模仿大人说法，对方觉得很稀有，你可以举出其它作家的例子，证明并不稀有。比如对方说，引用书籍过多，说明阅读量覆盖太大，超出了 16 岁少

年的可能性。此时可指出其逻辑错误，文学作品中，有引用，不一定是读过了原著，很有可能是读了些二手作品（引用过原著的作品，报纸，讲话等），也可能就是为了装逼引用，只读了其中一小段。所以引用的书籍多，逻辑上并不证明他读了那么多。

b. 指出对方的假设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所形成的问题强过其弱论据，并与之矛盾。比如说，弱质疑为：《三重门》中引用过多，韩寒不可能有这么大阅读量，只可能韩仁均有。回应可以是：《三重门》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其中有很多90年代中学流行的段子，比如《卧石答春绿》，Wait and see。以及大量流行歌曲的歌词等，这些不是上一辈人能够进入并熟悉的，代沟的作用非常明显。韩仁均写出这些东西，并且能够在青春小说类中极度畅销，这远比韩寒“装老成”要更不可思议。

c. 如果可以，就拿出更强的证据。比如和编辑的通信、手稿等。这些证据在未成名前伪造的几率非常小，因为当时并不可能知道有何收益，而制作成本太大。

大家要了解，代笔这件事，属于只能证实（比如有个家伙拿出证据说他是代笔），不能证伪（你无论如何都证明不了自己没有代笔）的事情。但是，虽然不能彻底证明，但拿出更强的证据，能够进一步降低你可疑的几率。证据越强，几率越低。

有人说，手稿我也不信，我要面谈，对质，证明你真有这样的水平和智力。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手稿是作家可能拿出的最强证据。如果这你也不认同，那么什么面谈这样的弱证据就更不会认同了。这只能是浪费时间。

3. 什么是“忽悠”？

忽悠指的是有50%以上几率发生的事情，以及无法具备任何证明力的找茬。（这个50%几率是为方便说明打比方，严格的讲是“无法归因”“因果关系不明确”）

有人说，我找出你文中50个疑点，100个疑点。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忽悠。很简单，质疑中，如果有强证据，一个就够了，有智力的辩论者，只会攻这一点。直到你回应为止。因为只要这个强证据成立，那么质疑就成立了。如果有弱证据，也不会很多，要是几十个弱证据这么多，早十年就被人发现了，还轮得到今天？如果有人说有几十个弱证据，那么其中大部分必然是忽悠。只是为了迷惑旁观者，并损耗对方的体力。要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清者自清”，所有质疑被澄清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劳动。很多被质疑者是被大量的质疑活活累垮的，所以体力战是个很有效的战术。

那么，如何对待“忽悠”呢？一般来说被质疑方只能不理，或择其一二回应。我只说对于旁观者，怎样避免被“忽悠”。

“忽悠”往往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比如说：

a. 这件事，你和你父亲回忆得不一样，在某细节上，一个说A，另一个则说B。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呢？所以这事你根本没现场经历过，作假。文章是你老爸写的。

对于这个说法做逻辑判断很简单。首先，十几年前的事情，双方回忆不同，逻辑上的推论，最大几率是有人记错了，而不是“作假”，更不是“代笔”。其次，重要的事情，逻辑上并不能推出“不会记错”。再重要也不可能违反人类的记忆规律，何况事件重大，但其细节并不重大，获奖当然重大，考官拿了什么纸。有啥重大可言？两者逻辑上完全没有联系。细节记错司空见惯。

如果你找不出逻辑上的漏洞。判别“忽悠”也有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它作家代入到这个“忽悠”语句的主体中，看看成不成立。一般来说，要构成一个“质疑”，必须有特殊性，也就是这个问题，只有在被质疑者，或者极少有问题的作家身上，才存在。如果很大数量的作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那这就不是一个“质疑”，而是一个“忽悠”。“忽悠”的特点是同样的指责，可以针对任何一个作家，而且百试不爽。那么说明这是个毫无意义的质疑。简单的反驳方法是套用同样的说法在其它作家身上，或直接套到质疑者自己身上，并指出该质疑依然成立。这样就表示该质疑的推论在因果关系上是不明确的，逻辑存在问题。由于时间有限，例子就不写了。

这里加一段，说一下那个“词频分析”。那个词频分析在春节期间和几个该专业的朋友写了几篇文章。简要说一下。有人用主成份分析的方法，通过虚词的词频模型，在韩寒、韩仁均、郭敬明、天下霸唱的作品集中运行，发现能成功区分天下霸唱，郭敬明的作品，却不能区分韩寒和韩仁均的作品。这个说法颇有迷惑性。

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他的算法，一致认为，该作者在主成份分析前忘了做归一化步骤。所以词频分析，变成了词数分析。由于作品字数的差异最大，变成了主维度。正好，他选取的天下霸唱的一篇作品最长，郭敬明的两篇作品其次，韩寒和韩仁均都是最短的，所以正好各自聚在了一起，造成了错误的实验结果。我们重做了实验，发现该方法并没有区分性，这是个无效的方法。详情请大家参见我博客中的真实结果图片和几篇文章链接。

另外那个分析还有个错误，它声称成功地把郭敬明的《挚爱》和《夏至未至》识别在了一起。但《挚爱》并非郭敬明的作品。

剩下的是感想，因为熬夜，不多写了。

1. 法律解决不了舆论问题。舆论问题还是要靠舆论。
2. 逻辑是最重要的，这不是什么文科逻辑和理科逻辑的问题，识别不了逻辑漏洞，不是对方逻辑严密，而是你逻辑不行。
3. 科学的形式，并不一定代表科学，很可能只是忽悠。
4. 韩寒确实有不少包装，这也是看这几天辩论的感想。其初期回应不妥也不礼貌，徒惹麻烦。不过今天说代笔的问题，与此无关，就不说包装了。

5. 质疑的道德，如果说质疑有什么道德，我列两点：不忽悠。质疑被成功回应时，应协助澄清而非弃之不顾抛下一个质疑。

这是我经历一个时代的证词

文 / 李嘉轩 Wayne

1986年，文化痞子王朔在自己的小说《橡皮人》里强调了这样一种人群的存在：“他们是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时至今日，这个人群的存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时代的翻涌而逐渐递增。甚至可以说，成长在中国社会，我们很少有机会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进一步的发掘。至少在当下的时代里，我们都在或多或少寻找一条能够避免“被橡皮化”的出路。

我们总是生活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被无处不在的人际网络包围，更重要的是，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头脑深处。这套思想并没有教会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仅仅教会我们如何去判断和如何区分盈利与亏本。

我们时常会怀疑作为社会中的渺小个体，究竟自身有多少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看见的每一个人，无论成功与失败，他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就连现代人一向引以为豪的知识与精神也总是现实力量的附属品。

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连同这个国家和时代，究竟会走向怎样的未来？在无数现代媒介中所描绘的那个盛大、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崛起，到底是稳固的，又或者仅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 Ruler 所做的一次集体性意淫？

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胡适先生曾说，“一个站着的国家，不是由一群跪着的奴才建立起的。”

不知这话放在当下是否仍然中听。

二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逻辑哲学论》中开篇就说：

这个世界不是一切事物的总和，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

那么什么是事实？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权力的中心似乎发生了转移，与一百年前的那一次相比起来，这一次是向东方而行。

中国举办了历史上最昂贵且叹为观止的奥运会和世博会，宇航员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业规模的榜首，外汇储备无人能敌，甚至一场七十年未见的经济危机也让她更强大，她被认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注定要像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塑造并领导二十一世纪。



可是换一个方法来看呢？在高深莫测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眼中，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是新的价值、意义的确立，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真的能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吗？

20年前，一套强大的、虚假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系统近乎崩溃了，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时至今日，一整套官方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在塑造了这么多雷锋式这样的道德楷模之后，“道德”变得暧昧不清，我只看到数不清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个社会到底是否存在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对于道德这个名词，仿佛总是有一个遥不可及的上限，却从来没有下限；

在这么多年残酷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变得如此模糊，我只看到有些人被按在马路上活生生地碾下头颅，我只看到有些人不得不以自焚对抗暴政；

在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个人”与“自由”的面目都模糊了，我看到人们为了看看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世界，连小孩子都学着像黑客那样“翻墙”；

在把“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用坦克碾平了学生的诉求之后，我看到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越来越多，但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身上具有任何历史意义或者责任，他们的肩上所压迫的只是房子、车子、票子与妻子的问题；

不断高唱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之后，我们反而让“社会主义”与“理想”都渐渐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

在 Ruler 们光荣地提出了“和谐”之后，我只看到“和谐”渐渐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三

虽然有些残忍，但我还是对着这样的话语抱着复杂的信心：

没有经过折磨的理想，终究算不上理想，被现实压迫而熄灭的光芒，不是真正的光芒。

在香港实习的时候，每天都要和同事们早早起床去挤早班的地铁。略微有些可悲的是，在地铁上，除了一些上年纪的老者会偶尔抱着竖版排列的书籍外，我很少能见到真正的阅读者。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 iPad 的显示屏。但是，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似乎都失去了书的意义。

它们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迫使他们追问人生的意义。恰恰相反的是，它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技巧。它们不提供另一种逻辑，只加固原有的逻辑。对于当下的新生人类来说，更加适合他们的是诸如《时代》《经济学人》《镜报》一类高效、快捷的阅读工具。倘若在饭局上，你试着和身边的人谈论莫利亚克式的修辞或者博尔赫斯的魔幻，那么你很可能成为整个桌席中最不合群的那一位。

这种情况若是放在内地，可能会更加糟糕一些。

这也是此刻的中国，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幻想的、缥缈的、精神的领域不断萎缩，甚至变成了一种笑料。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理想，不自觉地贬低知识、思想、精神的空间，认定它们不合时宜、软弱无力。

我们当下的这一代人，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却也表现出罕见的空虚无措，因为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拥有一套房子、一个单反、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可事实上，他们越是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现实就越是折磨他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内心的标准而不是从属于社会的大流？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人格与精神上的独立？这些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或者帮助我们建立什么？

正是我们不太看重的、精神世界的独特性、自足性，让我们有可能抵御被无情的统治机器滥用、被唯利是图的商业与社会秩序践踏的危险，让我们的人格与尊严在这一方乱世之中仍有立足之地。

仅此而已。

四

现在回想一年前刚离开上海的时候，总以为心中固有的信仰能坚持下去，无论是关于感情还是处事思维。可是现在，经历得多，反而变得不知所措，似乎一切都彻底改变。

龙应台说自己二十岁之前相信的事情，后来一件一件的不再相信。我虽然还不到 20 岁，还不到找上帝谈一谈自己的灵魂的年纪，却渐渐认清这世界存在的种种歧途。

我相信的价值观沦为边缘，政治力量没有退化，反而更强大；而

众生喧嚣，谁要听我这自以为是的启蒙？我心中憧憬的，永远比实际的能力要强大许多。

我开始追问自己，也追问许多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你会不会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发现自己原来没那么有才华，甚至非常有终身也不能实现自己当初的梦想？

我只希望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当我再次和当年的一些旧友聚首时，可以摆一桌酒席，仍然有资本高谈阔论当年的自由与梦想。也许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会好转，也许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会向着我们所希冀的方向行走，但至少希望我们能找到内心的准则，并能够按照这种准则生活与奋斗。

最后，想引述一段心有戚戚焉的话语，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结束。

这是最好的时代，
你的脑后没有步枪，碗里盛着粮食，夜晚有卧榻安寝；
这是最坏的时代，
你说出的话被审核，住着的房被强拆，在躲猫猫和俯卧撑中默默死去。

这是智慧的时代，
你知道宽容知道理解，知道尊重自己的权利和知识改变命运；
这是愚蠢的时代，
你习惯被意见所裹挟，习惯嘴里骂娘然后悄悄服从社会的轨迹。
这是信仰的时期，
你被儒和禅教育，被资本和书本引领，你说：我常常相信。
这是怀疑的时期，
你被幼儿园开始的官话和光鲜弄烦了于是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

这是光明的季节，
所有的街道上都行走着金钱，所有的建筑里都居住着欲望；
这是黑暗的季节，
所有的金钱都滴着你的血，所有的欲望都要穷尽你一辈子的奔忙。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时代。
你游戏，时代就荒诞；你奢靡，时代就金粉；
你狗苟蝇营时代就猥琐齷齪，你假洋鬼子时代就奴颜媚骨。
你善良，时代就坦荡；你执念，时代就忠诚。
你是什么，时代就是什么。
你有光明，时代就不黑暗。

升一盏太阳在心里，尽管我们总要睡去。

2011/1/29

自由主义的两难

文 / 徐宪

施派是神一般的对手，民主主义者是猪一般的队友。我也曾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箭。——题记

据说，那些显得有思想的文人学者都是喜欢从古希腊谈起的，未能免俗，我也嚼嚼舌头。一直以来流传的一个说法，大抵是说，现代政治文明的二分大抵可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始。当然，这种看法从很多角度看是有其道理的，我们能看到很多二者的对立，诸如柏拉图理想和亚氏现实；柏拉图重理性设计，亚氏重传统习俗等等。但是若以为保守的自由宪政主义以亚氏为开端，而柏拉图是对立的一个反面，则恐怕是过于简单的误解。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现代的保守自由主义，其落脚点在于独立的个人，而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个人主义的理念真只能说是闻所未闻，他们都赋予政治以伦理的意义。当然，混合政体的理念跟后世的宪政理论密不可分，但人们更容易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却难以看出其中关键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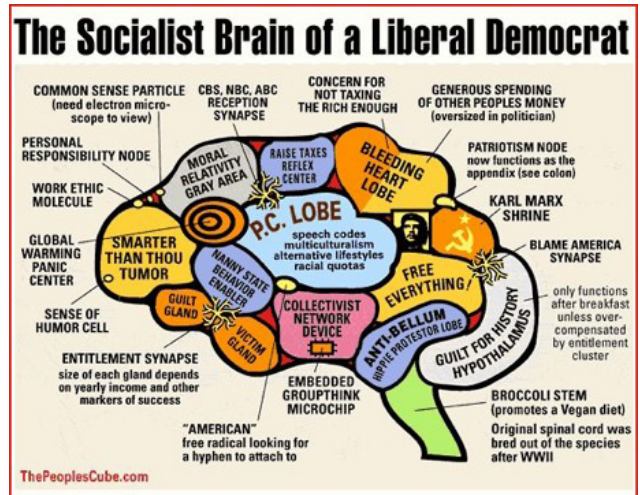
宽泛的“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参与模糊的态度。一个自由主义者该如何看待政治参与——或者宽泛地说，该如何看待“民主”？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怀疑民主，警惕政治参与，但却又表现得含糊不清、摇摆不定，似乎害怕有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例如哈耶克的这段名言：“我们应当承认，只是当权力为多数控制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为对政府权力做进一步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和无限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无限政府。”而偏左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试图调和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秦晖老师的名言“己域靠自由，群域靠民主”便是一例。再左一些的自由主义者则大力呼吁扩大政治参与，为民主自由呐喊，其态势如同我国的执政党。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被归为一类，只是“自由主义”这一词词义的含混罢了。我承认这与语言的含混有关，但这却和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更加密切相关。本源的自由主义本身是不赞成扩大政治参与的，其根源有二。

其一在于，自由主义的开创者们，本身便并非类似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人或曰文人（a man of letters），其开创者乃是真正浸濡政治的现实主义者，是真正擅长政治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有着本能的怀疑，正如柏克所说的“一名理发师或是一名蜡烛制造者的职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更不用说其他一堆更为次等的职业。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迫害，但

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国家反而是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现在的人一般认为，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近代政治科学的基础，根本在于他完成了政治的非道德化，他造出一个词“virtu”来代替美德“virtue”，这个词专指君主与公民的德行——或言与政治相关的德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权力而非伦理成为政治的目标，政治带上了极大的现实投机主义成分，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近代政治的基础，在后世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将道德逐出政治的领地，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可以说离开了政治的非道德化就不可能有近代宪政的原理，这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与社会主义者们试图改造人性的行为可谓反其道而行之（相关的可以联想朱学勤关于道德理想国的一系列文章），无论是契约论的论述基点从神到人，还是政治理论从伦理取向到现实取向，都是政治从彼岸到此岸，从“统治”趋向于“管理”，然而这种现实政治或曰投机政治却存在极为严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纯粹的投机主义只不过能称作政客，如何能称作真正的政治家（statesman）？审慎、务实与坚毅固然是政治的奥义，然而，完全缺乏某种原则的政治，又如何能称为“一类”政治？另一方面，恐怕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一方面，缺乏某种道义的支撑，自由主义本身如何鼓舞人心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何吸引足够多的后继者？从这个角度来讲，类似于《君主论》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教科书，其实也是最不现实主义的一类书——但这种书是写给君主看的，而绝非民众。如果真要论现实主义，那么纯粹现实投机主义的做法是，将《君主论》据为己有，将《人权宣言》交给民众——虽然这种做法过于极端，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写下来，但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却正是对于宪政自由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折衷，才造就了柏克那一类伟大的保守自由主义政治家，当他讲原则时，即便是美国为了“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原则要独立出去，作为英国议员也要坚决支持；当他现实地考量政治时，他又反对法国大革命，不惜为此与旧时的战友们一一决裂。施特劳斯将柏克视作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一个源头，其实这并不客观，柏克做出的两次不同选择其实本身便是原则与现实的折衷（虽然其原则并不被施特劳斯认可，但这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主义），而这种取舍则依赖于政治家个人的判断——这就是智慧，是老子、阿克肖特说的那类类似于烹饪的政治“技艺”。

然而英国的自由传统是不可复制的，柏克的个人智慧同样是不可复制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体的奥秘、政治家个人的智慧是难以捉摸和难以言传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本身便是对英国政体的误解弄拙成巧之作，一时误会却成就了千古英名。而政治家个人的判断则更难被准确描述，自由主义缺少纲领，缺少后继之人，可能确如柏克所说，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而言，是巨大



灾难，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本身，则又必不可少。没有口号的主义不会成为主义，即使政治家不喜欢，但这就是现实，政治家影响政治，政治理论家则影响历史——历史最后也会变成现实。最后在表面上成功解决这个难题的是托克维尔，在托克维尔这里，民主与自由主义才真正开始融合——但这确实也只是在表面上解决。在柏克那里，“代议制”本身是对民主的不信任，柏克区分代议士（representative）与代表（delegate），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则更喜欢强调“代表”的那一层意思，今天的政治家如果在选举的时候像柏克在布里斯托市那样演讲，那么他几乎肯定不会当选，现实的政治是——必须把“人民”、“we can”挂在嘴上，而不是像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柏克那样把“精英”、“we can't”挂在嘴上——曾经理想主义的政治变成了现实的政治，而曾经现实主义的政治却成为理想，在给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从马基雅维利到柏克再到托克维尔及以后的人，都只能以托克维尔的面貌出现，都或多或少沾上了自由主义的影子，而他们的区别则被极大地忽视了，老辉格变成新辉格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当被称作“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人批评柏克，批评“反民主的自由主义”时，我们有必要着重强调身份对认知的影响——柏克从未以“自由主义理论家”一类的身份亮相，他的身份从来都是议员，是政治家——在自由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建立过程中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重要的，然而，不理解柏克的理论家肯定是蹩脚的理论家，当然，我很怀疑，真的不理解与假装不理解这两种情况很可能同时存在。

其二在于，个人主义的观念决定了每个人统治自己的正当性，但是涉及统治问题，则必然会涉及统治他人的问题，而群域与己域的划分绝不是那么简单，一致同意原则遥不可及，而多数决又缺乏合法性，在越大越异质的政治实体中，这一问题越为严重。现代政治中，己域占极高地，但它的历史并不悠久，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未曾作此想法，施特劳斯说自由权利是对古希腊自然正当的背叛，这一说法其实并无错谬——正如前文所说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其不同之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还是“政治的动物”，到了近现代自由主义者那里，人已经悄然转型为“经济动物”，近代的自由主义，对于希腊文明

而言，确实是一个叛逆的孽子，也正是从古代人自由到现代人自由，自由主义开始确立了己域，而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却缺乏像自然正当那样内在一致的纲领——自由主义更像一个大箩筐，装满了形形色色甚至可能自相矛盾的思想——这可能是自称“自由主义的朋友”的施特劳斯的暗示。至少在现实政治中，美国的国内政治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政权不断膨胀，“制约与平衡”这一思路很可能成为19世纪的一个理想了；国际政治便更不必说，总统屡次违反宪法，篡夺国会的宣战权，用不正确的手段做自认为正义的事情，这样的做法既背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也并非冷静现实的政治家所希望看到的——如果自由主义永远只是理想，那么它就难以吸引更多人，正如共产主义一样。

基于对政治参与的怀疑和对私人领域的重视，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看法便很自然了：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极其相似的，他们的本质便是政治的膨胀，挤压了私人领域，极权主义是最坏的“无限政府”的结果，是宪政的死敌，确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也是一个极度政治化的国家，私人空间几乎为零。然而，古典主义的学者们却不这么看，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起因恰恰是政治的萎缩，这一看法也有其道理，在文革中，人人讲政治，但又有谁真正思考政治？表面上政治的膨胀其实也暗藏着真实政治的萎缩，政治空间的消亡反而给予政府可趁之机，每个个体的政治思考是在关键时刻能抵御极权主义的唯一武器，此时两种看法又有了共同之处。正如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七章中分析的，“似乎最强而有力的”民主的理由便是“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同意托克维尔的说法“民主是教育多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尽管在哈耶克这里，政治的教化作用并没有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伦理意义，他的论述也只是一笔带过，但如果真要给民主一个理由，教育民众的理由显然要比“主权在民”的理由更类似于现实的自由主义的本意——它本来便是一种精英的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要给民主一个理由，最好的理由便是：人民需要教育，需要政治的历练，使政府不断接近一种自治组织——只有真正的自治组织，那才是“自己统治自己”，而民主政府不过是一种相当拙劣的模仿品。

这恰恰是为了防止政治的膨胀，因为愚蠢、孤立的民众更易纵容政府的膨胀——可惜这一理由远远不及“主权在民”“政治正确”，而在民主的时代，“政治正确”这一理想主义的想法讽刺地堕落为现实政客们的最佳选择，人民总是喜欢把政治想象得过于美好。但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此原则，至少在内心应该用其代替“主权在民”的原则，虽不是一定要说出来。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限排斥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样不是现实的自由主义者，缺乏适度的民主历练，缺乏各种公民团体的自治历练，这样的公民究竟能否保证自己的自由，似乎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施密特的“紧急状态”论被刘瑜一阵猛批，其实凭心而论，刘瑜的批评并没有多少水平，施密特的精髓其实不在“紧急状态”，而在于“自由主义的非政治”的论述，认为自由主义实际上灭绝了政治，我们可以不接受施密特“政治便是区分敌我”的判断，但是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非政治”的倾向确实存在，而且是自由主义内在的悖论，自由主义很少关注个人政治的萎缩与极权主义政治膨胀的关系，而这一问题其实是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的质问，这一空白又是因为自由主义鲜有以古希腊的政治参与为比较起点。（顺便说一句，虽然我认为《民主的细节》一书深入浅出，对于民众应该很有帮助，但此书的问题恐怕和书的优点一样多，很多东西未必那么简单。本质上来说，刘瑜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人”，当然她能影响很多人，她的意义并不小，我也多次推荐过这本书，然而学术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现实的中国问题则更加复杂，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起源于对封建传统和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叛，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则更多起源于对现代极权主义的反叛，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柏克到施特劳斯都没有见过也想象不到一个后极权主义国家的改革。现实中的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着更大的理论难题。现实中国的政治参与非常之少，此时的自由主义者若是警惕政治参与，不止会被视为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更可能被斥作“五毛”，亨廷顿公式对于政治参与危险的揭示其实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极权主义统治多年的地方，人们更可能激情有余，审慎不足，此时对于政治参与的怀疑其实完全正确，真正正常的国家的政治参与是相对稳定的，而后极权国家的政治参与更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它的民众更没有经验，也更不懂得尊重他人。可是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那便是，改革后期的问题其实并非策略问题，更多的是动力问题，执政者有何动力改革？历史上看，这种动力多半来自国际社会的竞争以及政治上的施压，或者高层的权争，民众的动力最后的结果难以预料，可好可坏，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绩效不错的情况下，能较好应对外国压力，改革动力先天不足，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参与更可能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两难处境，绝不会像某些



理想主义者想的那样“民主解决所有问题”，路径设计不周的民主带来的挫败可能比专制还要糟糕。

虽然大而化之的解决方案几乎不可得，但是基于政治传统的某些原则，我们还是能思考出一些小的方面。希腊哲人重视政治公共空间，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邦政治的较小规模，无论柏拉图还是亚氏，他们对于后世的大帝国只能说是闻所未闻（虽然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套用奥尔森的说法，小的集团“搭便车”的问题可能会更轻，而“搭便车”正是与个人主义相悖的关键点，尽管很多中国学者重视联邦制的经验，但是联邦制显然不应该是中国改革（如果存在改革，当然这更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假设，事实上笔者几乎不抱此希望，也完全不是一个“改革派”，但无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制度的设计总是回避不了以下问题）第一步，也不可能是——分裂问题是国家主权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联邦制很难解决这一问题，此时将带来严重的宪政危机（倒不是说“分裂”就一定完全没有合法性，只是现实容不得这种可能发生），这一改革将灭亡改革自身——何况中国今日之混乱，更多的是在基层，民众对于省级的政治事务判断力必然十分有限，而其影响又过大，显然绝非上上之选。县级自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路径，但是必须严格限定自治的范围，分权的好处很多，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经济和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部分改革的深入问题、全新的府际关系问题都可能因地方割据产生——走出治乱循环，绝非“民主”二字那么简单，过于简单的回答，要么是傻，要么是别有用心。

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者是被迫绑在了

一起，虽然可能永远没办法分开，而且还要见面嘻嘻哈哈握手打招呼——后者需要前者的脑子，而前者需要后者的捧场——但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在内心不应忘记：

施派是神一般的对手，民主主义者是猪一般的队友。

心中不保有这份傲气，便不可能是（保守）自由主义者；而傲气若过了头，则便又堕落为“文人”（a man of letters）了。

我写下这些东西，其实本身是违反了现实主义的教诲，那只是因为我的职业并非政治家，至少在现在，我是一个推崇政治家的

文人，尽管这两者在自由主义者语境中是死敌，就像柏克与潘恩一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两难——当它未掌权，心有不甘；而一旦掌权，却又必须口是心非——虽然不乏“诚实”的自由主义者，但此时“virtu”确实已然不同于“virtue”。

徐宪

2011年11月2日

文明的时间轴

文 / 陈博

来 美国以前我把美国的学术想得神圣至极，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通识课程（Core）。拿到书单的时候我就乐疯了！亚当斯密，马克思，德科海姆，笛卡尔，康德，休谟……恒星漫天，这书单纸仿佛都拿不稳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尽管这些人的思想构成了人类文明最灿烂的篇章，自己却不一定能读出滋味。初时对名家的盲目崇拜是我要坦诚的第一个错误，而忘记了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是第二个错误。

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浸淫了十年以上的学生，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的人。尽管我坚信人不应忘本，我却在学术这件事情上忘本了——我忘记了自己是无法摆脱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深入西方经典的，也没必要摆脱的。我越发明白没有思想是普世的，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生成的土壤。看西方学术作品自然不应狭隘地俯视，也不应仰着头看，但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对方他者的土壤来审视他的成型过程和伟大之处。而这样以他人的视角来审视却是我一直没有学到的。

无论承认与否，中国的发展都是超快速跨时代的，无数社会思想，经济理论，道德学说还没在理论上成型就已经被千万人实践，推高，又消逝。中国就像一个大社会实验场，从极左猛地转舵到市场经济却又在意识形态上以保守的威权政治为正统，在短时间内从人类文明范式的一个极端苏联拉扯到另一个极端美国，而中间又有意无意地混杂着欧洲的社会主义改良思想并参悟着南美自由经济的教训。十九世纪的上海是资本家的乐园，那今天的中国大概就是思想家的逐鹿场。从极左的乌有之乡到自由主义的南方系，无数的观点在突围反突围。

而西方那些经典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细水长流地在数个世纪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有着极深厚的历史社会背景。而中国从来不乏舶来品，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少了很多积淀。中国的山寨技术，无论是山寨制度还是产品，都一次过把东西给复制过来压缩在一张二维平面上；而西方发展出的终端产品是有着明显时间轴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其历史渊源和来历的，每个东西都是优胜劣汰或人为选择后留下的，因此那是有厚度的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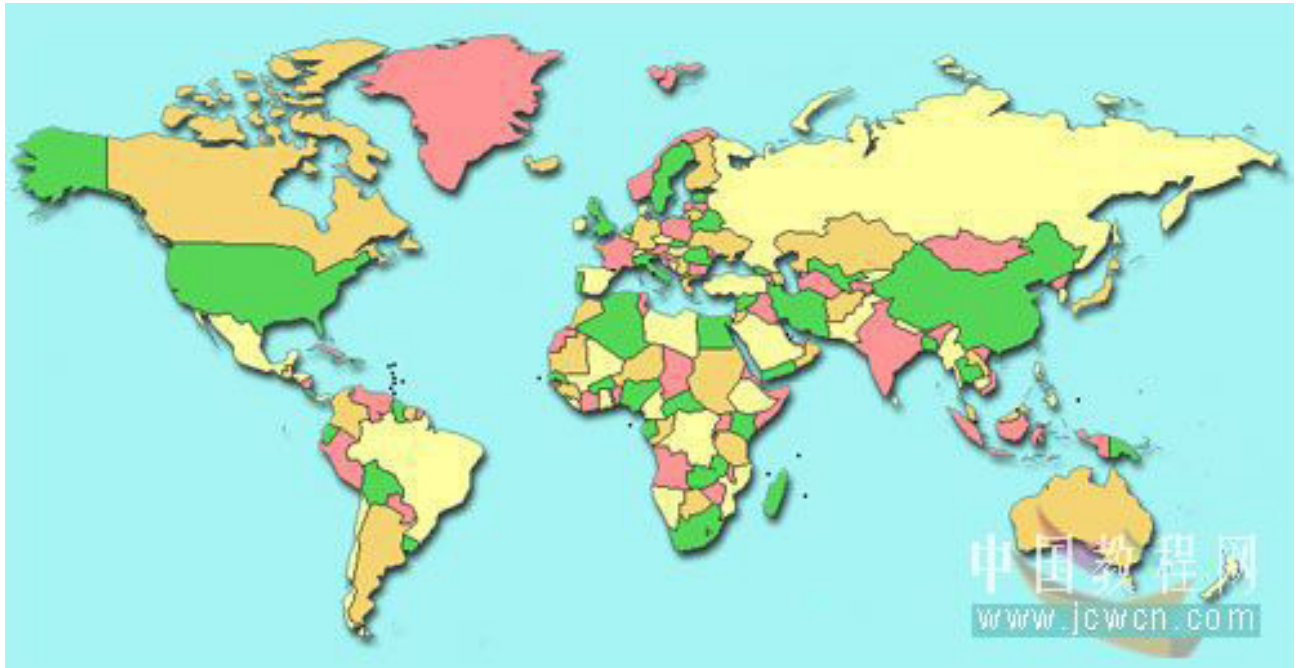
就像美国的宪法，每个条文都有着历史上争端，案例，判决，形成了法的精神。

就像一个互联网产品，每个组件功能都有其历史，研发适应过程。而腾讯百度基本上都是一锅端。

在中国大部分舶来品都只能看到一个断层，而难以看见时间这条轴上的演化。看得见时间轴的要不是我们的原创，如儒家思想，经历汉武宋元乃至明清，要不是经过天才般再创造改编过的，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种，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毛泽东思想，阶级理论和军事战略。

西方文明的结晶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在学习其精髓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就忽略了其时间轴的建立，而觉得分外苦闷，不解，觉得那是一纸废言，不但和今日之中国无关，更和今日的西方无关。

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开始那是一个激动啊。这不是被人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圣经吗？那双看不见的手不是已经搅和了中国30



年，搅和了世界 400 多年了吗？但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那些简直不就是中国大学财经课本的翻版吗？通篇大白话，全都是一个地里的农民，村里的个体户天天在实践的东西。请一个乡镇企业家来做报告也不会做的比斯密差吧。

“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国富论》论资本利润一节

废话，中石油都不能确定它明天的利润会多多少。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

这不是货币供求关系的说法么。这在经济课上早被芝加哥教授大卸八块从数学角度微分又积分地分析了一通，现在再听你讲一遍又有何用？好吧，你说你是祖师爷第一个这么讲的人，但你讲出来终归是这些东西，我又如何撰文来分析？可教授却偏偏喜欢拿出一段文字叫我们细细分析，一开始让我直骂没事找事。

就像我幼儿园读的第一本书固然重要（大概是十万个为什么吧），但你今天要我分析这本书，我却也无从下笔。因此，在初入芝加哥的那段时间，我常常困惑地无法在那些“简单”的文本中找出任何可用的素材，只能无病呻吟，抓着些零碎段落浑然分析一通到账。

现在回顾起我的 Core，还不禁莞尔无奈。亚当斯密是注定无病呻吟的了，德科海姆有些意思，但有机分工和机械分工的东西表面上太玄，讲透了却也就是流水线分工和社区友谊的区别，马克思是

让老外们抓狂的，但是让一个浸淫在中学政治课本中 6 年的人来看却是再无聊不过，以至于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马克思 1842 手稿》的伟大时，我看到那些异化，阶级，剩余价值，生产手段之类的词语就郁闷——老马怎么还来美国唬人啦？至于弗洛伊德照样是意淫的，反正没人可以证伪他，儿子总爱妈女儿总爱爸。休谟有意思，只是看完后再不相信科学了，反正连因果都不确定了。笛卡尔呢？简直就是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的启发者啊，他的方法论不是高考复习法的 17 世纪翻版吗？

我的 Core 就在这样的翻烂帐、胡思乱想和心中乱骂中过去了，就连《极权主义及其起源》这样本来似乎会有点现实意义的书我都可以看出哈欠来，只因为她大篇大篇地讲法国的排犹主义让我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因为我忽略了那条时间轴，忽略那些经典是怎样从基础上一点一滴构建的。罗马非一日所成，但游人看见罗马时的激动又怎能和一个设计师看见罗马耸立时的壮怀激越相比？因为在设计师的眼中，这座城市是数个世纪的积累，每一砖瓦，每一块巨石除了长宽高的外部表象都还有着在整个构建过程中的独特价值。这是社会学家看文明。但最心怀崇敬的还是历史学家吧，历史学家不止看到了城市建筑的构建，更看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史，看到了斯巴达克斯的起义，三巨头的争霸，迦太基的战争；眼前的巨石林立可以瞬间化为奔腾的洪流，顺着历史的河岸长泻而下。以至于在下游平静的流水中拾起一块鹅卵石的时候，他可以历数出上面的刻痕是在哪个急湍哪处转弯所留下的。这种充满悠远的遐想给了人类文明以厚度。

上次在巴黎郊游，我们聊到巴黎城市的建筑风格非常相似，而佛罗伦萨一带几公里外往往就是一片新风格。我猛然想起也许这是因为法国历来是王权集中之地，而意大利则以城邦国为分，自然

在风格上变化更多。几天后我读到《带一本书去巴黎》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巴黎是因为18世纪那一次大修后由一位设计师整体规划成了今天的模样。这步步推进的认识慢慢地把历史那根轴勾勒了出来，比只看到眼前的一面岂不是乐趣大得多？

可惜这个道理我没有早点明白。在芝加哥的美国教授似乎从来没有提醒这一点，或者提醒了，我碰巧睡着了。但确实，这是只有这学期我在巴黎上文明史必修的时候才从一个法国教授身上领悟到的。这位菲利普先生只教了我们短短三个星期，却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他也是一个讲学派，常常一口气连讲半小时不停歇，在倾听了一两个问题后又再次激动地讲半个小时。

不少美国同学纷纷表示受不了，也许他们习惯了学生踊跃发言的课堂。但上帝，那又有什么！一个有料的教授你不让他讲难不成还让学生主讲？让 the kid 大发“妙论”？让叽叽喳喳不知所言？一个用毕生积蓄来讲学的教授三分钟可以比五个学生讲的更透彻，就让他统治时间好了，就让他畅所欲言好了，承认差距吧，为什么要让我表现欲那么膨胀，为什么倾听半小时就坐不住了，是被快餐文化洗脑了么？

一个人类价值观的建立可以需要千年，但奔溃只需要一代人。一个政权，一个信仰何尝不是如此？瞬间我思路又回到了赵鼎新讲过的 threshold effect——苏联那降下的旗帜不也正是这效应的完美体现吗？昨日的神圣瞬间失落，昨日的严肃今天看来就像小丑，连那些严肃的人儿啊，也开始嘲笑起昨日的所为，所在只于一念一瞬。

大脑里散落各处的信息瞬间被拼接了起来，如《非常嫌疑犯》结尾的快速闪回，如《电锯惊魂》结尾的恍然大悟。原谅我不能如蒙田般对历史旁征博引，只能以电影来比喻那些领悟的瞬间。

这场无声的变革却是那么振聋发聩，以至今日还在回荡。这是资本的力量。凭借什么美国，一个制造业已经被掏空的国家，一个一半多生活用品已经不在本国生产的国家依然能在今天称霸？这在中世纪必然是个笑话，但在今天，凭借着资本的力量却可以翻云覆雨。贝恩资本能够搅得中国的企业实体国美天翻地覆，索罗斯可以用资本进攻东南亚，高超的资本运作可以将行业大洗牌，这都基于资本的价值，或者，资本的时间价值。没有时间价值的资本无法增值，只能最终沦为一潭死水，或者变为纯粹的消费，以至于今天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已经让不少国内政治家隐忧。但这又何足畏惧呢？资本是会在全球寻找出路的，在全世界投资。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的积累已经足以在今天收取红利，用一小部分历史积累购买低价的消费品，再用大部分积累寻找新的增长点，并利用这独特的先发优势继续控制制造业，顺便全球打打围。

而只要我们依旧信仰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就能够自动维持下去。只要不是 physically 打破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就能继续运转。就像 bank run，就像股市神话。The World is what we believe it is, until we believe it no more.

所以下一步，哦，不对，搞错了这不是什么革命宣言。回到正题。

上述的一切不都起源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么？是钱的时间价值让资本活动了起来。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经济课上的所学获得了历史这一维度。多少东西在上一个千年还是闻所未闻，而今天却成为了理所当然，以至于回望一眼都觉得困难。也好，正如菲利普所说，美国人就是不怎么注重历史，哪个好就拿来了。他同时感叹，欧洲人有时就太被过去所羁绊了——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但至少对我来说，遇到一位懂得历史的欧洲教授是幸运的。没有更早地遇见他，是后悔的。顺便，这位菲利普教授凭借着对蒙田的深厚研究，被法国政府授予了骑士称号。以后见到他，要恭敬地叫一声——Sir。

至少他让我重新发现了西方经典的意义，他给文明加上了漂亮的时间轴。他从文艺复兴讲起。曾经他谈到借贷一事。在今天，借贷收利息再也正常不过了，然而他点出在中世纪时借贷是从来不收利息的，那不但和天主教教义不符（帮助不应索求回报），更和当时人们静态的价值观不符。借出十分，要回来的也应该是十分，天经地义，童叟无欺。

不！他激动地谈到。钱是有价值的，是有 time value 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核心基石之一！随着高利贷的兴起，钱的时间价值，这个看起来和教廷无关的概念，却在深刻地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没有时间价值的钱更不会有流通价值，而正是钱的时间价值鼓励了投资，鼓励了冒险，鼓励了用借来的资源博取更大的回报，因为钱是在分分秒秒增值的，这也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一个货币的借贷应该有回报的原因，正是这种时间观念和冒险精神让英国在当时领先于诸国，让无数冒险家争分夺秒向世界各角落出发。

这就像在一个人家里挂上了从未见到的时钟，time is ticking. 这就像给一个学生 deadline, time is ticking, get off procrastinating! 这就像给人类文明上了发条！追求天堂安稳的教廷顿时恐慌了，看到人们纷纷为现世的一分一秒而奔劳，谁会在乎后世的永恒呢？西斯廷教堂的宏大，圣母院的高耸，哦，人们从中再也看不到永恒，反而开始质疑为什么要给教廷贡献那么多自己的辛苦钱呢？为什么要买赎罪券去傻乎乎地等待天堂的升华呢？隔壁的催债人可来得更加急迫呢。



易藤國際教育
EASY TEST INSTITUTE

梦想从这里起航 易藤和你风雨同舟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热线: 0755-25833590 0755-25833926
地址: 深圳罗湖区金丰城大厦B座401易藤国际教育中心

易藤就在你身边

广州天河区
天河区五山路一号华晟大厦1308

广州大学城校区
番禺区大学城综合商业北区N4座一层

深圳罗湖区
罗湖区深南东路5015号金丰城大厦B座401

深圳南山区
南山桂庙新村学府城商业街304

珠海校区
珠海市唐家湾商业中心(唐人街)3栋402

珠海封闭训练营
珠海市唐家湾商业中心(唐人街)3栋402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风之流光”